

聖教入川記

K21178614

书号：11110-03
定价：0.43 元



研究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的活动。另末清初四川

史籍中关于太平天国义军的历史史料。可按此书的原

文原貌，原样影印。而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

版的中国通史中，关于太平天国义军的记载，加以删节、

篡改，甚至歪曲。因而保存了《新史记》中记载

太平天国义军活动的原貌。对于研究太平天国义军

在南川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

活动的原貌，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

活动，都有很大的帮助。记述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

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

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

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

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

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

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

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

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

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

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

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

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

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

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

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

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

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

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

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

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

在南川地区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义军在南川地区

的。抄本的字里行间有朱笔圈点批语，并有圈点，

有眉批，始不知出自何人受辱，始知是太平天国

家，其文为“付承回甲”。始知是太平天国家，其

文为“付承回甲”。始知是太平天国家，其文为“付

承回甲”。始知是太平天国家，其文为“付承回甲”。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信阳县志》卷之五《地理志》云：“信阳县志”

于张献忠起义军、清军和南明军队的目睹耳闻，通过日记叙述了他投附起义军前后的亲身经历，对当时四川的社会状况也有较多的反映。虽不是如象作者或批语所说“讲书至真”，“年年不诬，字字皆真”，但不失为原始的资料。它可以填补它书的缺略，提供了一些有关张献忠起义军和明末清初社会状况的新资料。

本书标点整理时，主要依据道光二年抄本，参以抄本明批款加以校订，并参以光绪三年抄本，以供读者研究参考。书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原书的批校，圆括号内文字是整理者的校改。

圣教入川记

古 岳 东

圣教入川记序

卷之五

夫教之兴废，与国之盛衰，固相表里。况夫教之入中国，而始于汉，其时虽在秦火之后，而亦在周礼之亡。故其初也，不过以礼乐为文，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唐虞，而始有孔子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宋明，而始有理学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近世，而始有西学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夫教之入中国，而始于汉，其时虽在秦火之后，而亦在周礼之亡。故其初也，不过以礼乐为文，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唐虞，而始有孔子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宋明，而始有理学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近世，而始有西学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

夫教之入中国，而始于汉，其时虽在秦火之后，而亦在周礼之亡。故其初也，不过以礼乐为文，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唐虞，而始有孔子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宋明，而始有理学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近世，而始有西学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

夫教之入中国，而始于汉，其时虽在秦火之后，而亦在周礼之亡。故其初也，不过以礼乐为文，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唐虞，而始有孔子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宋明，而始有理学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及至近世，而始有西学之教，然亦不过以礼乐为教，而不足以见其所以为教也。

圣教入川记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田肥沃，民殷富，沃野千里，户繁人多。惜乎川民皆生于黑暗死影中，未知教灵大道，不识真光。幸天主仁慈无限，光照斯民。大明崇祯之纪，即耶稣降生后一千六百四十年间，有耶稣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传扬福音。

【注释一】 按利类思，本名布格略(Buglio)，西帕里亚人，在中国传教颇久。其友嘉庇厄尔玛加尔纳，华名安文思(Gabriel Magallana)，大吕宋国人，亦在华传教甚久。

利类思到川之初，有四川在京大员刘阁老，系伤若望及京中耶稣会众司铎之友，善持圣教，时加护佑。并为利类思致函川督及各当道，游扬利思之贤。并另函致其家人，俾在成都省垣本府署内，另备馆舍招待利君，不拘时日之久长，任其居住，款款如至亲好友，不可待慢云云。利类思到成都，果寓刘阁老之府第。

利司在泗水府小住八月，常同官宦及士绅往来。交涉
 甚多，且利司不善英文，人皆得重。而刘闳老之府第族
 姓，亦多同利司相往还。其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
 祭时，利司亦常往祝祷，有如至堂然。利司既常在此
 地，其地民亦多知其姓名，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
 甚多。利司于此地，其地民亦多知其姓名，而各等人民
 来游玩者亦为甚多。利司于此地，其地民亦多知其
 姓名，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甚多。利司于此地，
 其地民亦多知其姓名，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甚多。

利司于此地，其地民亦多知其姓名，而各等人民来游
 玩者亦为甚多。利司于此地，其地民亦多知其姓名，
 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甚多。利司于此地，其地民
 亦多知其姓名，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甚多。利司
 于此地，其地民亦多知其姓名，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
 亦为甚多。

屋室中亦有某夫人奉教事主，系拍多某之同族，其人
 人被魔缠扰，无法可解，曾求神丹，并求符咒，均不
 效。向伯多禄谈及鬼祸，殊觉惨痛，并求符咒，均不
 效。探即将天主教道理，变为之金符一纸，付其夫人，
 胜地献辟鬼。竟至病除，夫人亦信教。又闻，
 某村所设祭神，亦求符咒，均不效。向伯多禄谈及鬼
 祸，殊觉惨痛，并求符咒，均不效。探即将天主教道理，
 变为之金符一纸，付其夫人，胜地献辟鬼。竟至病除，
 夫人亦信教。又闻，某村所设祭神，亦求符咒，均不
 效。向伯多禄谈及鬼祸，殊觉惨痛，并求符咒，均不
 效。探即将天主教道理，变为之金符一纸，付其夫人，
 胜地献辟鬼。竟至病除，夫人亦信教。

利司于此地，其地民亦多知其姓名，而各等人民来游
 玩者亦为甚多。利司于此地，其地民亦多知其姓名，
 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甚多。利司于此地，其地民
 亦多知其姓名，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甚多。利司
 于此地，其地民亦多知其姓名，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
 亦为甚多。

酒肆之处。

【注释八】安文思，见前注释一。云上年者，指西历一五四一年也。

【注释九】顺庆，当改为重庆。因西文字注顺庆，故误作此也。

【注释十】当时奉教者，不但在成都、保宁、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有；惟

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注释十一】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注释十二】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注释十三】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注释十四】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众一所，欲与台垣之徒或有以相逐，因督署亦遣兵往，而天主教在此请经祈祷，听候推案候，倒合天主。因台垣之主发行呈事，因督署请别台垣派兵至成都行台，以台垣之船进琛，后此意遇风波。

【注释十五】此只说及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当时奉教者，不但在嘉定、叙府、宜州等城所属之州县，亦未始有奉教者。此盖因当时交通不便，故未及于彼也。

臣等伏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古来之教，崇奉洋教，并欲以天主教为未来国之天主，背弃香萨。害及国家，殄灭宗祧。自乾隆皇帝亲征回疆以来，福国利民，用指迷津，使回疆人民皈依天主教，以洋教捕惑人心，真弃列祖列宗之教，而信天主教，无以复加。此仇此恨，臣等不敢不陈。臣等伏乞皇上圣鉴，勿使夏后氏之罪，重加于我朝。臣等当以保国为第一，保民为第二，保土为第三。臣等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

臣等伏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古来之教，崇奉洋教，并欲以天主教为未来国之天主，背弃香萨。害及国家，殄灭宗祧。自乾隆皇帝亲征回疆以来，福国利民，用指迷津，使回疆人民皈依天主教，以洋教捕惑人心，真弃列祖列宗之教，而信天主教，无以复加。此仇此恨，臣等不敢不陈。臣等伏乞皇上圣鉴，勿使夏后氏之罪，重加于我朝。臣等当以保国为第一，保民为第二，保土为第三。臣等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

臣等伏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古来之教，崇奉洋教，并欲以天主教为未来国之天主，背弃香萨。害及国家，殄灭宗祧。自乾隆皇帝亲征回疆以来，福国利民，用指迷津，使回疆人民皈依天主教，以洋教捕惑人心，真弃列祖列宗之教，而信天主教，无以复加。此仇此恨，臣等不敢不陈。臣等伏乞皇上圣鉴，勿使夏后氏之罪，重加于我朝。臣等当以保国为第一，保民为第二，保土为第三。臣等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

臣等伏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古来之教，崇奉洋教，并欲以天主教为未来国之天主，背弃香萨。害及国家，殄灭宗祧。自乾隆皇帝亲征回疆以来，福国利民，用指迷津，使回疆人民皈依天主教，以洋教捕惑人心，真弃列祖列宗之教，而信天主教，无以复加。此仇此恨，臣等不敢不陈。臣等伏乞皇上圣鉴，勿使夏后氏之罪，重加于我朝。臣等当以保国为第一，保民为第二，保土为第三。臣等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

流出外，特而定楚，次据白州，臣等不胜惶恐之至。臣等伏乞皇上圣鉴，勿使夏后氏之罪，重加于我朝。臣等当以保国为第一，保民为第二，保土为第三。臣等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

臣等伏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古来之教，崇奉洋教，并欲以天主教为未来国之天主，背弃香萨。害及国家，殄灭宗祧。自乾隆皇帝亲征回疆以来，福国利民，用指迷津，使回疆人民皈依天主教，以洋教捕惑人心，真弃列祖列宗之教，而信天主教，无以复加。此仇此恨，臣等不敢不陈。臣等伏乞皇上圣鉴，勿使夏后氏之罪，重加于我朝。臣等当以保国为第一，保民为第二，保土为第三。臣等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

臣等伏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古来之教，崇奉洋教，并欲以天主教为未来国之天主，背弃香萨。害及国家，殄灭宗祧。自乾隆皇帝亲征回疆以来，福国利民，用指迷津，使回疆人民皈依天主教，以洋教捕惑人心，真弃列祖列宗之教，而信天主教，无以复加。此仇此恨，臣等不敢不陈。臣等伏乞皇上圣鉴，勿使夏后氏之罪，重加于我朝。臣等当以保国为第一，保民为第二，保土为第三。臣等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

臣等伏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古来之教，崇奉洋教，并欲以天主教为未来国之天主，背弃香萨。害及国家，殄灭宗祧。自乾隆皇帝亲征回疆以来，福国利民，用指迷津，使回疆人民皈依天主教，以洋教捕惑人心，真弃列祖列宗之教，而信天主教，无以复加。此仇此恨，臣等不敢不陈。臣等伏乞皇上圣鉴，勿使夏后氏之罪，重加于我朝。臣等当以保国为第一，保民为第二，保土为第三。臣等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惶恐之至。

见报道各党群众要求，即在报前冷语带刺，追其允
中清野在遭既，到署上控，理应准其究办，以昭中
外。况外无生漏纳，为害非浅。不若暂为批准，
俟其到任或充役省外，以散众心而保公
信。至其呈请，期前因各官之请求，又见众
人等呈请，亦恐激成变乱，难以卸责，即时允
准。但令其先由工部局到案，一面洋
行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级督署讯，再
行核办。

【注释十五】 英德警察会议 即
英德警察会议，是英德两国警察界
的定期会议，旨在交流经验、加强合作。
【注释十六】 成都省署第二委 即
成都省政府第二委员会，是当时成都
省政府的一个重要机构。

为领教，于是仇恨恶人之心略为稍减。

【注释十五】 英德警察会议 即
成都省署第二委，即成都省政府第二
委员会。该委乃由陈成武、王德林、
王德所共列。会议中，王德所曾
提出，如欲改善治安，应先由下级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王德所曾
提出，如欲改善治安，应先由下级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王德所曾
提出，如欲改善治安，应先由下级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王德所曾
提出，如欲改善治安，应先由下级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王德所曾
提出，如欲改善治安，应先由下级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王德所曾
提出，如欲改善治安，应先由下级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王德所曾
提出，如欲改善治安，应先由下级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王德所曾
提出，如欲改善治安，应先由下级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王德所曾
提出，如欲改善治安，应先由下级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王德所曾
提出，如欲改善治安，应先由下级
督署调查，如有不法情事，先由下
级督署讯，再行核办。

神夜踏踏，神父聞之，大驚仿感，身風未受吉刑，而在
上北殿大窓靜觀矣。神日夜下，二位神父思有火警，遂
起而往觀，而火已燃於殿前某教女寢室，即將引火各物移
出，始能將火撲滅。故殿前每夜所守，以防不測。

廿五年(即今)因殿前舊書室半崩之久，無法不設，幸
得神父等見之，遂將該室改建神房，刻即成蓋，

除舊殿前大門外，更築大門於舊書室，而毀舊書室，以
為神室，而為神前，且將舊書室前之石砌路，更修之，

而為神室，而為神前，且將舊書室前之石砌路，更修之，

而為神室，而為神前，且將舊書室前之石砌路，更修之，

而為神室，而為神前，且將舊書室前之石砌路，更修之，

國大學士，參預机務，仍充攝政。後被殺，其子孫
葬《五德》墓側。六年，直隸巡撫孫毓汶奏請
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各設巡撫一人，恭奉
皇帝，以資治理。帝准之。七年，上諭：著
劉士珍充任吉林巡撫，劉恩承充任奉天巡撫。

十三年(即今)上諭：著劉士珍充任吉林巡撫，劉恩承充任奉天巡撫。

十五年(即今)上諭：著劉士珍充任吉林巡撫，劉恩承充任奉天巡撫。

十七年(即今)上諭：著劉士珍充任吉林巡撫，劉恩承充任奉天巡撫。

十九年(即今)上諭：著劉士珍充任吉林巡撫，劉恩承充任奉天巡撫。

二十一年(即今)上諭：著劉士珍充任吉林巡撫，劉恩承充任奉天巡撫。

明崇禎流亡後，天主教在川略享太平。但清兵入川後，各省亦初，各省大亂，四川尤甚。因敵忠在川，天主教亦受影響。崇禎皇帝崩時，天主教徒亦在皇陵前跪奠正位南方，國號永曆。永曆皇帝崩時，天主教徒亦在皇陵前跪奠正位南方，國號永曆。永曆皇帝崩時，天主教徒亦在皇陵前跪奠正位南方，國號永曆。

清兵入川後，各省亦初，各省大亂，四川尤甚。因敵忠在川，天主教亦受影響。崇禎皇帝崩時，天主教徒亦在皇陵前跪奠正位南方，國號永曆。永曆皇帝崩時，天主教徒亦在皇陵前跪奠正位南方，國號永曆。永曆皇帝崩時，天主教徒亦在皇陵前跪奠正位南方，國號永曆。

皇太子聖名公斯台定(St. Sebastian) 耶穌會士在川者甚多，永曆皇帝亦明認天主教，而身殉難，故有殉難之故。永曆四年，皇太子聖名公斯台定(St. Sebastian) 耶穌會士在川者甚多，永曆皇帝亦明認天主教，而身殉難，故有殉難之故。

永曆皇帝亦明認天主教，而身殉難，故有殉難之故。永曆皇帝亦明認天主教，而身殉難，故有殉難之故。永曆皇帝亦明認天主教，而身殉難，故有殉難之故。

的耶稣会士士罗伯知我中国事情，即令回国以
三、耶稣会士罗伯知进京者也。俟太平之时，即
由该司以所修之礼书为得神旨的敬仪行礼。伏望皇
上圣体康强，国祚永隆。万历四年十月十一日。图说新第
二卷三十七页。耶稣会士罗伯知在来华传教记中

亦云：「耶稣会士罗伯知于万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于北京万善楼进呈了。」

但就当时而言，能否真正普及民间，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就这一方面而
言，王三善在万善楼进呈的《万国图志》并非在
明末清初时能真正普及民间的。而即使是在清
初，王三善的《万国图志》也并未真正普及民间，

而是被禁于民间，甚至被禁于宫中。清初，王
三善的《万国图志》被禁于民间，甚至被禁于
宫中。清初，王三善的《万国图志》被禁于民间，
甚至被禁于宫中。清初，王三善的《万国图志》
被禁于民间，甚至被禁于宫中。清初，王三善的

太子圣名当定，虔心信奉基督教，朝廷宜加意
不以重之矣。及慈群人在焉，若圣德之名于世，
想明全教人多令耶穌会士为政，中国事情。图
说新第2卷三十七页。耶稣会士罗伯知在来华
传教记中亦云：「耶稣会士罗伯知于万历四年十
月十一日于北京万善楼进呈了。」

▲ 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

四川以物产富庶著称。康熙年间，天主教在
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
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
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年间，
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
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
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

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
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年间，天
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
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
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
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年
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
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
的传播情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
况。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

神父亦乐居焉。

时老幼或在屋竹亦受危险，盖是时土匪作乱，互相劫掠，至是相闻他作律法兼施，全城大乱。闻老之家，亦被劫掠，老闻之，将道不测，乃于更深夜，乘隙先出山城墙上吊下，逃往他方。

王后闻老逃去，疑有神父在房致恨，乃遣兵往房中搜捕，得老尸于屋上，乃知老已死矣。

王后闻老已死，乃遣兵往房中搜捕，得老尸于屋上，乃知老已死矣。

王后闻老已死，乃遣兵往房中搜捕，得老尸于屋上，乃知老已死矣。

王后闻老已死，乃遣兵往房中搜捕，得老尸于屋上，乃知老已死矣。

王后闻老已死，乃遣兵往房中搜捕，得老尸于屋上，乃知老已死矣。

王后闻老已死，乃遣兵往房中搜捕，得老尸于屋上，乃知老已死矣。

王后闻老已死，乃遣兵往房中搜捕，得老尸于屋上，乃知老已死矣。

王后闻老已死，乃遣兵往房中搜捕，得老尸于屋上，乃知老已死矣。

王后闻老已死，乃遣兵往房中搜捕，得老尸于屋上，乃知老已死矣。

王后闻老已死，乃遣兵往房中搜捕，得老尸于屋上，乃知老已死矣。

【注释二十四】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遂人决都江之水，筑注魏城，以灌城。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计，乃水未至百城已破。于是，遂人决都江之水，筑注魏城，以灌城。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战降亡。贼屠魏城三日，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算，一蜀王后同宫女出境，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我并自尽。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魏城未至成安时。

司寇也。非特不使抱犬的称，视若异宝。犹令持一犬以立朝，以壮威严。又令厚赏司寇，以重典刑。前所深恨者乎，皆欲升官加禄。

此二说都属无稽之谈，不足为厚赏之理由。且按前朝典制，凡有司寇者，多系外官。而此朝中，司寇亦多系外官。若果如所云，则外官亦得升官加禄，然则内官亦得升官加禄，则内官亦当有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然则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亦当有司寇之名。然则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亦当有司寇之名。

此二说都属无稽之谈，不足为厚赏之理由。且按前朝典制，凡有司寇者，多系外官。而此朝中，司寇亦多系外官。若果如所云，则外官亦得升官加禄，然则内官亦得升官加禄，则内官亦当有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然则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亦当有司寇之名。

此二说都属无稽之谈，不足为厚赏之理由。且按前朝典制，凡有司寇者，多系外官。而此朝中，司寇亦多系外官。若果如所云，则外官亦得升官加禄，然则内官亦得升官加禄，则内官亦当有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然则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亦当有司寇之名。

此二说都属无稽之谈，不足为厚赏之理由。且按前朝典制，凡有司寇者，多系外官。而此朝中，司寇亦多系外官。若果如所云，则外官亦得升官加禄，然则内官亦得升官加禄，则内官亦当有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然则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亦当有司寇之名。

【注释三十】 典章善事，征之世，其信也。

献忠待人无恒，时而又之，可谓忍心害理，非命。前日敬爱司寇之心，复又刻薄待司寇，以彼而内攻，或谓司寇别有支离的罪，则司寇是忘形于色，以得司寇之名。

三位司寇相率让出，其意如何，无从得知。或谓司寇相率让出，其意如何，无从得知。或谓司寇相率让出，其意如何，无从得知。或谓司寇相率让出，其意如何，无从得知。

此二说都属无稽之谈，不足为厚赏之理由。且按前朝典制，凡有司寇者，多系外官。而此朝中，司寇亦多系外官。若果如所云，则外官亦得升官加禄，然则内官亦得升官加禄，则内官亦当有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然则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亦当有司寇之名。

此二说都属无稽之谈，不足为厚赏之理由。且按前朝典制，凡有司寇者，多系外官。而此朝中，司寇亦多系外官。若果如所云，则外官亦得升官加禄，然则内官亦得升官加禄，则内官亦当有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然则司寇之名，亦当有司寇之官，亦当有司寇之名。

而明说，全书皆论管理人良心。作者自谓身处危机之中，当独向正道，为世人开一新世界。原书于1905年译成华文，就中国而言，这是第一部由外国输入的法理学著作。作者对当时中国习俗与法律制度，都作过一番研究。书中指出，中国法律是封建专制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格格不入。作者主张，中国应仿效西法，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者还指出，中国法律与西法不同，中国法律是封建专制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格格不入。作者主张，中国应仿效西法，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作者还指出，中国法律与西法不同，中国法律是封建专制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格格不入。作者主张，中国应仿效西法，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者还指出，中国法律与西法不同，中国法律是封建专制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格格不入。作者主张，中国应仿效西法，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作者还指出，中国法律与西法不同，中国法律是封建专制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格格不入。作者主张，中国应仿效西法，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者还指出，中国法律与西法不同，中国法律是封建专制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格格不入。作者主张，中国应仿效西法，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作者还指出，中国法律与西法不同，中国法律是封建专制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格格不入。作者主张，中国应仿效西法，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者还指出，中国法律与西法不同，中国法律是封建专制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格格不入。作者主张，中国应仿效西法，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部，复将省城人民尽杀（此事见前卷），袁世凯闻之，同克襄往北方进发，在顺天府营站，与袁世凯会师，袁世凯如此残杀，敢招众怒，各城居民，闻之，无不痛哭流涕，咸欲报仇。袁世凯见此情形，乃下令：一千六百四十五部，各城居民，洗全城居民，并杀一人，据袁世凯所言，袁世凯大队将到，各城居民，无不痛哭流涕，咸欲报仇。袁世凯见此情形，乃下令：一千六百四十五部，各城居民，洗全城居民，并杀一人，据袁世凯所言，袁世凯大队将到，各城居民，无不痛哭流涕，咸欲报仇。

袁世凯见此情形，乃下令：一千六百四十五部，各城居民，洗全城居民，并杀一人，据袁世凯所言，袁世凯大队将到，各城居民，无不痛哭流涕，咸欲报仇。袁世凯见此情形，乃下令：一千六百四十五部，各城居民，洗全城居民，并杀一人，据袁世凯所言，袁世凯大队将到，各城居民，无不痛哭流涕，咸欲报仇。

袁世凯见此情形，乃下令：一千六百四十五部，各城居民，洗全城居民，并杀一人，据袁世凯所言，袁世凯大队将到，各城居民，无不痛哭流涕，咸欲报仇。袁世凯见此情形，乃下令：一千六百四十五部，各城居民，洗全城居民，并杀一人，据袁世凯所言，袁世凯大队将到，各城居民，无不痛哭流涕，咸欲报仇。

身得救，一并杀却，使父同已爱子而死，亦理之正大。”刑部闻说，乃是方济各留于堂内，惟三小学生当杀。二司译复道：“意犹谓三小孩其年十四岁、次十岁、次八岁，如此年幼，决不愿以俱大德。求果若然亦不见允。浪浪毒虐曾见，人肉能食，非礼之至。望天恩免罪，恐官治尔，尔若悔过，即免尔罪。”三小孩在堂，闻言慷慨不已矣。

三小孩闻言，不敢自白，惟求免死。司译复道：“免死不可，免罪则可。尔若悔过，即免尔罪。若无悔过，即杀尔。”三小孩闻言，不敢自白，惟求免死。司译复道：“免死不可，免罪则可。尔若悔过，即免尔罪。若无悔过，即杀尔。”

三小孩闻言，不敢自白，惟求免死。司译复道：“免死不可，免罪则可。尔若悔过，即免尔罪。若无悔过，即杀尔。”三小孩闻言，不敢自白，惟求免死。司译复道：“免死不可，免罪则可。尔若悔过，即免尔罪。若无悔过，即杀尔。”

三小孩闻言，不敢自白，惟求免死。司译复道：“免死不可，免罪则可。尔若悔过，即免尔罪。若无悔过，即杀尔。”三小孩闻言，不敢自白，惟求免死。司译复道：“免死不可，免罪则可。尔若悔过，即免尔罪。若无悔过，即杀尔。”

三小孩闻言，不敢自白，惟求免死。司译复道：“免死不可，免罪则可。尔若悔过，即免尔罪。若无悔过，即杀尔。”三小孩闻言，不敢自白，惟求免死。司译复道：“免死不可，免罪则可。尔若悔过，即免尔罪。若无悔过，即杀尔。”

【注释三十六】本回所写的阿拉伯人攻占波斯，是发生在七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帝国西征。阿拉伯帝国在阿拉伯半岛形成后，即向西、向北、向东扩张。至七世纪末叶，阿拉伯帝国已占领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北非等地。

《汉书·地理志》：“西域，自葱岭以西，至大秦国，东连波斯，北接匈奴，南近安息，凡三万里，地过十万千里，其俗各异，语言不通。汉之与西域通，起于张骞。”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波斯，即今伊朗。安息，即今伊拉克。大秦，即今罗马帝国。本回所写的阿拉伯人攻占波斯，是发生在七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帝国西征。

《汉书·地理志》：“西域，自葱岭以西，至大秦国，东连波斯，北接匈奴，南近安息，凡三万里，地过十万千里，其俗各异，语言不通。汉之与西域通，起于张骞。”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波斯，即今伊朗。安息，即今伊拉克。大秦，即今罗马帝国。本回所写的阿拉伯人攻占波斯，是发生在七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帝国西征。

《汉书·地理志》：“西域，自葱岭以西，至大秦国，东连波斯，北接匈奴，南近安息，凡三万里，地过十万千里，其俗各异，语言不通。汉之与西域通，起于张骞。”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波斯，即今伊朗。安息，即今伊拉克。大秦，即今罗马帝国。本回所写的阿拉伯人攻占波斯，是发生在七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帝国西征。

《汉书·地理志》：“西域，自葱岭以西，至大秦国，东连波斯，北接匈奴，南近安息，凡三万里，地过十万千里，其俗各异，语言不通。汉之与西域通，起于张骞。”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波斯，即今伊朗。安息，即今伊拉克。大秦，即今罗马帝国。本回所写的阿拉伯人攻占波斯，是发生在七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帝国西征。

《汉书·地理志》：“西域，自葱岭以西，至大秦国，东连波斯，北接匈奴，南近安息，凡三万里，地过十万千里，其俗各异，语言不通。汉之与西域通，起于张骞。”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波斯，即今伊朗。安息，即今伊拉克。大秦，即今罗马帝国。本回所写的阿拉伯人攻占波斯，是发生在七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帝国西征。

我非舞鹤也，请司徒将此语逆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

其时或后闻李定中原内乱，后当送二位司徒返欧洲，不复

相见。闻魏公南岳川民来知天寿，卜为天所弃。因天崩生仇

寇，遂集尔由川人为从，彼巫孔圣于东省。而东省人民

怨天尤人，遂有川民焚地，火假天民之，并焚拜天漠印的

等物，以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

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

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

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

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

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

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

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

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

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

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

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

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

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

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

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

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

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

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

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不肖之徒，竟敢冒天恩，罪莫大矣。

想焉。

一日，二位司徒因事入朝，献进之章，帝览之，大加叹赏，

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

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

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

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

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

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

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

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

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

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

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

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

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

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

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

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

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

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

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

赏，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

拱手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

致安。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

尔年愈后，转送回朝，帝览之，大加叹赏，拱手致安。尔年

道明,其使入册为理命云云。献忠闻之,狂吼云:“真正野狐禅!只索天文书。此时闻者在旁,迫司纸交出,二位法师竟不肯去,某亦近司纸有之,谓在锦州时曾亲见。献忠问曰:“非我等宗旨。”我等来华求为天文书,其书有何作用?”大显云:“此书乃天竺佛所创,其书可造灵丹,免却天竺苦海,此乃天竺佛之真经也。”

献忠曰:“天竺佛之真经,其书有何作用?”大显云:“此书乃天竺佛所创,其书可造灵丹,免却天竺苦海,此乃天竺佛之真经也。”献忠曰:“天竺佛之真经,其书有何作用?”大显云:“此书乃天竺佛所创,其书可造灵丹,免却天竺苦海,此乃天竺佛之真经也。”

有多数人敬之故也。天竺尔愿他国,在教界开一新教之,因此起。此教之宗旨,乃天竺佛所创,其书可造灵丹,免却天竺苦海,此乃天竺佛之真经也。此教之宗旨,乃天竺佛所创,其书可造灵丹,免却天竺苦海,此乃天竺佛之真经也。

献忠曰:“天竺佛之真经,其书有何作用?”大显云:“此书乃天竺佛所创,其书可造灵丹,免却天竺苦海,此乃天竺佛之真经也。”献忠曰:“天竺佛之真经,其书有何作用?”大显云:“此书乃天竺佛所创,其书可造灵丹,免却天竺苦海,此乃天竺佛之真经也。”

美国历代各王所置之官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

溯西川中首被围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炭，实属可惜。欲恢前观，非数十万得而不可。

《注》有因云云，欲退出川时，又行一种惨无人道之政策，即焚去蜀山之路，行程较迟，因各营中妇女亦

被焚去，故谓为断绝正后四人外尚有纪、侯、王、百、

等，故有“断绝正后”之语，盖谓断绝正后之命也，而受非

正后之命也。而“断绝正后”之语，盖谓断绝正后之命也，

而受非正后之命也。而“断绝正后”之语，盖谓断绝正后之命也，

而受非正后之命也。而“断绝正后”之语，盖谓断绝正后之命也，

而受非正后之命也。而“断绝正后”之语，盖谓断绝正后之命也，

而受非正后之命也。而“断绝正后”之语，盖谓断绝正后之命也，

而受非正后之命也。而“断绝正后”之语，盖谓断绝正后之命也，

而受非正后之命也。而“断绝正后”之语，盖谓断绝正后之命也，

而受非正后之命也。而“断绝正后”之语，盖谓断绝正后之命也，

丘陵。远迁居民闻唐王称孟，始知明帝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遂往陕西进发，始知唐王在西方，

神系谱法亦遭波及。如此受害，实为不可。因非为信佛者所信之物之故，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第二位神父普里司塔里那亦不从而竟预备上书。

普里司塔里那具书，即梓伯多禄处以死刑。二沼神长亦具书，即上呈于司库长之手。其中亦书，说明在教廷中，非有司库长之同意，不可擅动信物之故。普里司塔里那亦具书，即上呈于司库长之手。其中亦书，说明在教廷中，非有司库长之同意，不可擅动信物之故。

普里司塔里那亦具书，即上呈于司库长之手。其中亦书，说明在教廷中，非有司库长之同意，不可擅动信物之故。普里司塔里那亦具书，即上呈于司库长之手。其中亦书，说明在教廷中，非有司库长之同意，不可擅动信物之故。

普里司塔里那亦具书，即上呈于司库长之手。其中亦书，说明在教廷中，非有司库长之同意，不可擅动信物之故。普里司塔里那亦具书，即上呈于司库长之手。其中亦书，说明在教廷中，非有司库长之同意，不可擅动信物之故。

并未曾向若翠言及。因未料及教廷第三辈神父亦具书。上王之举出自仆人之设计。伊萨将在书中略述其意。以后在四川所采自由等语。因伊萨等书，亦在教廷中，普里司塔里那亦具书，即上呈于司库长之手。其中亦书，说明在教廷中，非有司库长之同意，不可擅动信物之故。普里司塔里那亦具书，即上呈于司库长之手。其中亦书，说明在教廷中，非有司库长之同意，不可擅动信物之故。

普里司塔里那亦具书，即上呈于司库长之手。其中亦书，说明在教廷中，非有司库长之同意，不可擅动信物之故。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貴各貫札來款中國。貫札中明確指為製造大船等
外託，強註在船等項亦顯明，神皇正統記
而能全其宗廟也。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其國與倭成暴行，反復無定，常乘其已空宥之人，忧心仲仲，憂之憂矣，不能復摩。二位司轉遂互相實行解罪札，又

运感人，专官吉凶祸福者]在献忠之旁，一见此球，略为窥视，见各星宿部位及各轨道，未能明悉其中微奥，即信口雌黄（黄）。向司铎问曰：“太阳之赤道何在？”言论，暗笑不止。谓此天球有错，与天体不合，天之方向与星宿之部位故二司铎颠倒是非乱矣。正官问，复有工人亦术士者流，在献忠前胡言乱语，攻击司铎。谓此球大失本真，有违天理，凡稀识天文学者见之莫不赏其悖谬，嗤之以鼻，叱其无知愚昧也。二位司铎声明此球未错，所有各星部位及其轨道，皆由前代天文学家士者书而定，并遵最近之天文学家士汤若望之法。此球精美，为大王所深知，其间无误云云。

献忠极喜汤若望之天文明言至理，可为透剂。因常被一般无知星士迷惑，且自己亦不知天学为何，虽因司铎三年之久，不能逃脱异端之外，竟疑天球有错，[司铎]已有理矣。加之各星士从旁自夸深通天学，并番言西人之错，谓造天仪须当谨慎从事，不可轻率，盖大王之国存系于此。今西人已将天球做坏，害及国家，其罪非轻云云。此辈星士复将此说暗传各营。不一时，营内外皆议论纷纷，均以天球之误有害国家。献忠闻之，狂怒大作。且性情暴戾，[司铎]以为伊等故意行此，[司铎]乱国罪，犯此滔天大罪，不恤害国，且害己身，于是决定将二司铎处以极刑，[司铎]解司铎，[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取肉尽骨消。庸王反覆思量，不知当用何刑处死二位司铎。

庸王决意严办二位司铎之际，天主教义之谓已至，为无

数无辜被杀之川人雪恨。时在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朔三日，二位司铎到营见献忠，辨明星士之妄言，即被人阻止，未得入内。并闻行刑之令不对将下，幸被固老于中辍停，迟迟未下。二位司铎静候闻老之官时，突有侦探队某兵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背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献忠闻报，即时震怒，欲将探信之兵正法，幸使人讨报，未敢加罪。[司铎]兵奔散至此，未知满洲兵大队已匿背前大山反面矣。

献忠闻警不疑，以为谎报，于是提讯昨日某逃官之夫人。历半小时，又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洲兵队五人已回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司铎]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司铎]一小卒七八名并太監一人奔出营外。[司铎]探听满洲兵虚实。见一小岗上，正探望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司铎]入，直透其心，[司铎]鲜血长流。献忠在马上翻滚，[司铎]极而亡。

太監见献忠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二位司铎见守自己之兵逃去，仓皇失措，[司铎]亦随之逃窜。二位司铎已被庸王定案处死，尚未行刑，幸遇[司铎]得以逃奔。有谓二位司铎已被捆缚，[司铎]逃散，此乃大吕宋国之文记载此事。

【注释四十七】 满洲兵为汉中府府，[司铎]前往，侦探献忠虚实。刘清（逃）忠已投降兵，[司铎]

在彼探队内。徽忠初次闻报，未即注意。二次闻警，亦被擒去之。迨至三次，擒兵不啻伏探已至，副马兵大队亦到，均由山谷而来。于是徽忠，自骑骏马，率兵卒数人出营探之。不意正遇擒兵伏探，忠亦在其内，认明果是徽忠，擒兵即发箭射之，将其杀绝。以上见玛尔龙布及《四川通志》。

【注释四十八】安文思司钵亦将在四川所遇一切迹之点上。此书系用本国方言写成（大目宋国文），闻此书亦有译成法文者，吾留心覓之，至今未获，特述其事。

徽忠死后，各营大乱，所有兵将满山乱窜，各自逃命。二位司钵欲逃往山中，以避擒兵之锋。未知一至山脚，见有多数逃兵欲将被擒兵截杀，惨不忍睹。不意巴瑟入擒兵之手。擒兵见二位司钵穿着中国衣冠，然见其面目长髯，确系蒙古之人，遂将二位司钵之护发帽摘去（明时中人皆蓄长发，结于顶上，用帽围护之），欲引至营寨。未几擒兵二人，抽刀欲杀司钵。幸而又有一擒兵舞舞舞而阻之，他不知所官（后来此事传出，亦记之书上，谓被擒兵二人竟持枪奔逃而去，遂二位司钵，遂被擒兵所杀。幸得此擒兵阻之，二位司钵始得脱身。二人皆蒙古之。惟二位司钵皆蒙古之族。突然一擒兵阻之，遂得幸何为，此二人系蒙古盟之友也。二兵闻言，即收刀入鞘。

【注释四十九】徽忠初次闻报，未即注意。二次闻警，亦被擒去之。

位司钵系蒙古盟神友之故。此事亦堪可信，然不为真确实据。因二兵持刀阻之，二位司钵始得脱身。故不知所官也。

欲害司钵之二兵前去，又来到一擒兵，身著破服，一见司钵，即上前夺取司钵之服以为己有。二位司钵被擒，副马华语向之曰：“我们不是中国人，是西国人，我们不带兵器，尔不必加害”云云。此擒兵不遵华语，以为司钵之言是辱骂之语，遂用剑刺司钵之头，伤安司钵之臂，不幸箭刀之尖已刺入胸膈内矣。安司钵疼痛异常，若非幸遇小僧，一时难以解脱。二位司钵受伤后，幸被一兵引去见马队之军官。军官问系何人？司钵答曰：“我二人是蒙古人，来此传播天主教者。”此言不遵汉文，主任谓司钵之语。又问籍何方饶恕否？司钵云：“知造日暮。”此言亦不知何为日暮，因无道士，不知汉语故也。遂将二位司钵送到统兵元帅索蒙王前（此王即昭顺治皇帝之长子，特穆特川平乱）。

索王问二人所知何事，能否造机器？二位司钵所答之言亦同前军官之语。幸有蒙古通士在旁，遂将司钵之言译述代述。索王亦不知何为日暮，二位司钵乃用比喻，引用天文之理及空中扬尘等语之仪器数种译之言之。通士复将司钵之言译述，遂将司钵之言译述。二位司钵闻言，遂将天图在北取，折其真名。索王闻之，遂将司钵二人留住，其兵卒亦留住。二位司钵遂留于营中，因有兵卒留住，故因军务位值，二位司钵遂留于营中。

军官一律优待二位司铎，给以要器，如待俘虏然。

【注释五十】按唐宗王本为崇德长子（崇德庙号太宗），应即帝位，后因唐宗王多尔衮之掌握大权，竟未敢立。是崇德暴殁后六日，诸王会集，首由礼亲王（即崇德之长兄）发言曰：“虎口（即唐宗王豪格）为帝长子，当承大统。”虎口曰：“祖少德薄，不堪承任。”言毕而退。帝之手下将领捧捧剑前曰：“吾等食于帝，衣于帝，葬育之恩同于天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从帝于地下。”礼亲王曰：“吾虽为帝之兄，久不闻朝政，何可参入此议。”军起而去。各亲王默无一言。唐宗王多尔衮（即崇德之九弟）出应之曰：“虎口之言是也。彼既无继位之意，则当立帝之第三子。”是为皇孙，立时年六岁。多尔衮遂为摄政王。后驱载志至四川，唐宗王率兵入川平乱。

二位司铎见唐宗王宽仁厚德，且见西法一面感德天主保眷大恩，一面感德伊等在前驻营内寻见外国书籍，唐王不独允准，且命阿老勒班卫军数名伴同二位司铎前往，以资保护。后二位司铎寓某书记官处，地至后来兵队开往各处时始离此寓。

【注释五十一】二位司铎在书记官处颇久，亦常与书记官接洽。Notarius Castrensis曰书记，曰文案。

二位司铎蒙唐王之允准，遂同书记暨卫军数人前往先往之营棚等各书籍，只见圣经道理各书系用华文著者，及贾米克司铎之仪器(Sphaera P. Clavie)寓存，而天文镜与各西书

均已不见，恐为满兵入营已携去矣。

二位司铎见各书籍失去，并不愁闷。惟所忧者，某日译经书也，因前被获引见马队管官时已未见此书矣。自从无非激激后，未能歇祭，心中忧苦异常，已逾两年于兹矣。今又失日译经书，恐不能念诵此经，心中愈为忧愁。遂赴唐王前陈明原由，请其下令，准在满军各营乞之，并求其赏赐其奉事天主之费。唐王闻之，恩准。随即下令给令各管军士，如有获得二司铎之经书者，即交交出云云。此令颁后，亦未搜寻出。然安司铎之日译书，后过汉中府时得已收回，而利司铎之日译书毫无踪影。故安司铎之日译书，自始至终未入一固教人之手。该固教人见此书是西国文字，又见书中有基督像，料是西人教主之书。此时此人已认识钦差天使，后闻二司铎互，即将此书献出，并向司铎曰：“此书中李我俱不能认识，然未知是司铎之书否。”言毕，即将书交出。二司铎得书后，如获至宝。因向失去书后，除曾请外，未替全语配译，今得此书，欣慰无限。

二位司铎共住在唐宗王之书记处颇久，因唐宗王之吩咐，皆受优等之款待。然自二位司铎各在一方后，受各小王款待，其待遇大不如初，所有际遇亦各不相同。盖其官由尊而卑，各小王领本部军队随大营而行，遇强张献忠之父子等，此时，其待遇亦与本营无异，且其兵士亦多，其待遇亦同。小王因追逐敌人，遇有军械等之器物也。于是，有司铎兵一员寓人处，在唐宗王营中。其时军队亦多，不致有患。其时司铎一员译之，并译其书。其书曰：（略）

以致司钵忍饥受饿，肉消骨见，几乎饿死。

彼时各小王追赶敌人均属疲劳，因敌人等被追，已逃窜他省，虽要被擒兵截杀，而擒兵死伤亦众。于是各王收兵回到预定地点，此处驻有稽查队。此时经理安司钵之人见鸡鸭枯瘦如柴，状若人形，已无血色，不类生人，若小王回来见鸡鸭如此模样，必责骂轻忽付托之罪，其罚立至。此人如此设想，或系天主教化其厥心，忽然变为慈心之人。遂尊司钵为老师傅，并求其宽恕前日轻忽待慢之罪（此事系一川人深知鸡鸭者向之有明故也），以后遂厚待司钵，每日给马肉一餐。

【注释五十一（二）】 众小王各率骑兵追逐张献忠高义子等，因此时若望为烧粮官督带官兵马放也，但不愿若望逃往何方。恰知孙可望已历四川全省，竟往成都而去，攻击南京之兵，后据叙府、遵义等处。清圣祖皇帝派一系各王之营移入川省内地，以便行军也。

【注释五十二（三）】 宗室王孙等入川省，各居营寨。

肃亲王同各小王率骑回营，人马困乏，马马瘦弱，各居营寨。此时安司钵往见书记官，而非说官即御之，仍驻巴营，日供饮食，同受优待。利司钵亦在鄂前受托之小王处，颇受厚待，食物俱丰。各小王闻利司钵在鄂之事，即大加申斥，谓利司钵在鄂人言其罪，且其罪亦不可饶恕之也。利司钵闻之，今反辱之，几乎饿死。按罪应受死刑。

未几，肃亲王孙等入川省，即请利司钵至鄂游

问一切（此时利司钵在亲王之翻译官处高居），王即震怒，小王与管事如此薄待司钵，实属故违命令。利司钵见亲王大怒，即为惶惧，所言各语，似难遂若若辈之罪。亲王乃赞司钵之忍耐克苦诸德，叹服不置。然总以刻薄之事，终嵌于心，以为若辈故意轻慢皇上之兄之命令也。

后来王欲将二位司钵安置于泥巴营之小室内，以便奉为照料。而翻译官谓利司钵在巴营内殊觉自由，折节宽心云云。又招待安司钵之小王亦在亲王前认罪，谓司钵仍驻巴营，并许此后更加优待，以补前失。亲王一一准之。此后二位司钵虽各居一方，然亲王宠爱之情实有加，每日照内给米，妥为照顾。屡请司钵到营谈论各事，以示亲爱之意，并准二位司钵互相会话云云。

二位司钵虽受如此恩待，然尚有不满意之处，因常思念安当先生情切。本望其回来为开会于鄂。自前日毒散之后，未得伊之消息，不知其存亡何处，每念及此，殊觉怅悒。一日，二位司钵奉命至亲王前，言及之余，即将挂款安当之事陈于王前。谓失去门人安当，不啻已失玉童，因其幼时曾受伊等之教育，为人真诚，抱为义子。自张献忠大营溃散后，不知其逃往何方，死生难卜。肃王闻之，深知司钵之意。随即吩咐左右数人持令箭追到各营寻访此人。此对天主教安歇此二忠仆，使寻安当之人易于寻获。谓鄂内目前情形，被一匪人劫去。今被寻出，该旗人始不允放，即将其杀之。乃利司钵自述一自书其状，二王闻之，即命司钵将此事陈于王前，王即命司钵将此事陈于王前，王即命司钵将此事陈于王前。

们没良心，再降大灾，蝗虫又来，比前更多。才过几天工夫，路上、田里只见蝗虫，不见别的。外教人害怕，向司铎说：“如果再把蝗虫赶走，我们台镇的人都信你们的天主，断不反悔。”司铎不肯信，直到外教人坚心求道，才拿圣水从（盘）新去洒在田里。此次天主又允了：一到明天，蝗虫全全没有。外教人这时不敢再逆天主，大家造教。又，从汉中府到城固县路上，有一座大山名叫大岭，是必由之路。山上有凶兽、有老虎随时出来咬行人，受害的不少。山下有一个村庄名叫古罗坝。一日，村中人请司铎去教训他们，司铎不肯去，因为过山大有危险，一遇老虎就性命难保了。司铎说：“若为世俗的事，你们劝我不去，还可以从你们的话；为教灵魂的事，怎可以不去呢？”说罢，就同几个教女上山过岭。走到岭上，一群老虎来了。司铎向老虎说：“你们害人性命，实在不好，如今我教余教天主的名字，命你们以后不再害人了。”老虎听得这话，立刻走了。从此以后，那个山上再没有老虎的患。方司铎管理陕西教务，加增教女甚多，功德全备，天主预示终期，于一千六百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去世。此终期已向教女预报，果于是日去世。死后德业昭著，名留后世，人人崇拜。当时外教咸慕其德，为之立小庙一座，即今城固县之方公之墓祠亦存陕西，教内外人往谒者实不乏人。按依纳爵¹之译名首西爵，亦有德之神父也。

旗兵去后，又来本省之兵阻扰圣堂。因西安省城之兵巴俄旗者被一班奸民暗中煽动，持某官长之告示突然前来，张贴圣堂门首，其中胡言乱语，污蔑方、郭二位司铎。若辈之志，欲欺皇上司见此，将方、郭二位司铎逐出境外，或因此煽动教会，诬磨教友，以快若辈之心焉。郭、安二位司铎见之，在堂商定，旋即上书雍正，说明方、郭二位司铎被教诬陷，历有年所，并无别意可言，旗营示中皆属荒诞之词，伏乞圣恩鉴察，其意为善，保护圣教云云。雍正王见书后，随降敕人前往圣堂门首将告示揭下毁之。并示种种恩恤，俾得司铎、不时请方、郭二位司铎同刑、安二位司铎例行宣谈论时事，或在堂中同王饮宴，种种恩惠，难以枚举。

方、郭二位司铎蒙恩厚，无以酬报，特将天文书一册呈于王前。该亲王大悦，并祈司铎将书中之意详加解说。方司铎深通天文，前在北京已通晓矣。此次回籍²，方司铎在堂翻译时，亲王属下之官皆到圣堂参拜。闻见司铎翻译天文，译成韵字，大为奇异，以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称赞不已。方司铎翻译告竣，译时送陈王前。亲王闻之大喜，随即命刻皇朝堂明拜教世大主。一时车马盈门，圣堂生辉。彼时一班反对司铎者见亲王如此重视教会，大为惧惧，均悔前日不应毁谤司铎，亦纷纷来堂赔礼认过。司铎一一推拒，不肯已住。

后方司铎乞亲王出示谕保护教堂，（出示）：“吾在此不久，数日后即当回京。吾已请托西安抚台委为保护教堂，司铎折勿介怀”云云。以示维护有司。并出示谕译译教成，以示维护有司。并出示谕译译教成，以示维护有司。

可憐之態，請色人等勿得造謠生事，長言調停，難以卒敷。
法事如此，民教相安，教務發達，自不待言。

一千六百四十八年一月，大軍由西安回京，利、安二位司
保仍不意川，一心欲教川人畏服，乃稟請秦王准其回川傳教。
秦察其來光，謂川人野蠻，不可再往傳教，以免受害云云。二位
司保只得祈命回北京。臨去時，方司保送給二位司保贈衣，
以禦寒冬，并饋路紙，以行行色。一走四十日，

利、安二位司保自一千六百四十四年落入張獻忠之手后，
至一千六百四十七年，三年之內，屢受危險。時而被擄，時
而被殺，時而受賞，時而受罰。有傳教士到川，皆獻天主供
箱，履險如夷，有時缺糧乏食，竟蒙諸王厚贖，出入安，
是皆天主上智安排，微妙莫測，令人嘆美不置(利、安二位司
保在川之事實已完，以后續論川省教務)。

張獻忠灭后，叛兵在川一時未能說官治罪，使川人不甘
服叛人杖下者，往往聚眾，聚斃人馬，抵抗叛兵，如此約有
十載。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間，川省稍定，始行設官，所有
官長，皆无一定地點居住，亦无衙署，東來西往，
此時四川已有復生之氣象，不幸又值雲南吳三桂之亂，連年
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連
十五載，川民各處被擄，不遑兵人之劫，
戮川民，

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然四川除
此兵燹之劫，地广人稀，除少數人避入山嶺者，餘皆无人
流。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清政府飭令各省人民往川省开垦，陕西、湖南、四川者亦或
由陕西、湖南者皆讲道德，与川民相安无事，而由湖南来者多系可
致之徒，不讲道德，加被官长严拿，若輩乃逃回原籍避之。
官亦无可奈何。四川东南方面，十年之内，善良人民实罕
见。官长见此民刁悍之区展布为难，乃纷纷上书政府。

约在一千六百九十年间，政府因推广人民在川开垦不便，
每每逃回原籍，家产田产之房产，与民争论不休。政府乃定：
凡湖南人民有往四川种地者，者湖南巡抚将往种地人民年
貌、姓名、籍贯查明造册，呈报川省，令其重刑，派地
耕种，随时派人册料；其自四川返回湖南者，亦由川省
以便清查田赋，同时册料。官长知此办理，以后由湖南四川
者皆系良民，争论渐息。人民由湖南迁移到四川，十五年
内，年年不息。此时俱由各省到川者不乏人，而川省地
广，尚有荒地野土无人开垦。最后到川者尚有多家已获良田
土，至今有人尚能记忆云。

彼时四川如此乱极，
未曾毁灭。因利、安二位司保所发信德之真光，在四川省
一次崩着，从未毁灭。因在管理四川之官府中有一奉教官长，
姓许名耀曾，圣名巴因略，即许太夫人之子也。该太夫人，
找寻教女，尽心助之。太夫人到子到川，寻获教女，
在保宁寻出成田教女甚众，随后陕西道署督典号(Chun
the Note)向保宁川省教务，传教圣教。保宁保宁在成都，保

【注释五十四(五)】 按许太夫人是明朝相国徐光

胤之孙女，圣名甘德大，自幼听母亲教训，恭敬天主与教灵瑞前事。十岁时，念经读书，以及学习女工，俱有一定之时候。十六岁时，嫁于松江华亭县许秀才名德度者，其祖许乐善，是明朝隆庆年间的进士。成亲后，夫唱妇随，相敬如宾，公婆等室皆置如珍如宝。且因徐氏德行极好，特人接物，不论上下人等，一味和颜悦色，谦恭待之。后来蒙天主降福，生子女八人。家中一切事务皆徐氏照管，教训儿女，兼做女工，祈祷诵经，无有空闲（闲）时候。长子名增楷，在顺治年间登金榜，为翰林院编修，后放任外官，官至翰林院使司。夫人得诰封，至今称为许太夫人。太夫人平日最喜的是周恤贫人，帮助传教。凡无衣穿者皆给以衣服，无食者均给以食。亲戚人等以及鳏寡无靠之人约数百家，皆靠夫人之哀怜活命。论（许）夫人之住宅另开一小门，穷苦妇女索食求衣者可以随便进出；他（她）亦可亲自给发，不必烦劳佣人。他（她）常说：“贫乏教友皆我弟兄也。”又有同乡人替日算命者，太夫人见而怜之，即将此类之人招集在家，给以衣食，训以圣教要理，后使者率往三街大布劝化百姓。次子名增楷，自幼随母学教，次夫人不知花费了若干银钱。长子往江西南昌府做官，太夫人同往，见城中圣堂狭小，不便众人瞻礼，即买大房屋一座，改做天主堂。后来增楷调任湖广，太夫

人一同到署。见武昌省城地大物博，无人传教，遂写信回明教会，请求派教友到省传教。又三年，增楷建造圣堂。四年后，该处教友多至二千二百有零。总之，太夫人无论到何地方，皆不吝巨资帮助传教，或建圣堂。当时南怀仁在北京管理天文历法，皇上十分重视，此时很好传教。故太夫人竭力支持，遇亲人北上，屡次汇寄银两，为传教用费。增楷性喜阅读翻译经书、道德书，交付书坊刊印。纸料工钱，太夫人亲自付钱。书成之后，即分送各堂。凡识字者，即给新书，教士士读。得沾神益。又创设育婴堂，建屋又屋，生死者俱沾其惠。教内外之人得夫人周济者不知其数。太夫人之种种受主受人之德业，难以枚举。

【注释五十五(六)】 按历代遗传从未言及姚守先，姚守先乃姚守先之子姚守先，乃在保定沂属之乡间也。

【注释五十六(七)】 按穆司铎有三，皆名Motel。如雅各伯(Jacobus Motel)、尼各老(Nicolaus Motel)、格我(Claudius Motel)，乃同胞三弟兄，均在中华传教。穆铎我来真司铎本在汉中府治写教友，应并翰林之潘始到四川传教，在成都保定建有圣堂。

穆司铎在川传教，教务发达，约一年内已付洗六百人。此时天主圣教传至川中各地，不幸历时未久。后来许增楷升任河南按察使，穆司铎亦回汉中府本任，穆司铎回川者千余归其经道。穆司铎未尝再奔四川教友，年中常逢

司铎一、二位来川普传教友，付各秘迹，坚固教友信德。四
千七百零二年即康熙四十一
年。在此年间，未知教友若干，按一千六百六十三年之传教
总单上记载有云，“成都某经堂一处有教友三百名。”既然成
都经堂一处有教友三百名，必然他处亦有教友不少矣。以此
可见成都教友三百名，不是代表四川全省教友之总数可知
也。又按一千六百八十三年传教总单上有云，“在四川有圣堂
二座、司铎住所三处。”以此推之，四川教友逐渐增加，各处
亦有圣堂矣。

至一千七百年间，
天主教在四川经各艰难，如何进行，如何远布，生出美满效果。
一千七百零二年，有传教司铎四位到川，其中二位属传教
部，即耶稣教会之 Mullener 穆天尺及 Appiani 毕天祥，余
二位系传教会之 Basset 白日升、De Laballuere 梁弘仁，此
四位司铎入川后，寻得教友不多，在重庆遇见教友十余人。
由重庆至成都，寻获教友较重庆尤多。有教友家前挂智果川者，
再欲将川省老教友家发生最初之教友者略为记之，奈无确实证据，
仅将所知者略记如下。

白日升、
常在此宣讲圣道，于是教友多已出现，而外教人亦多注教。
然所记者，缺乏证据，吾亦不知圣堂住址地名，惟知穆、毕二位
司铎在重庆、成都、
此地属于金堂县，离苏家湾不
远，在上善处，教友众多，然皆无由考查。二位司铎在实语亦
有任地，自有圣堂，教友亦多。兹略述此地教友奉教之始如下。

当各省人民到四川开垦时代（未详何年），有黄姓教友二
家到川，摆站为业，住居安岳之洮河湾地方，今名黄家沟及
高梁基，二处相去约十里。此二姓教友非同宗，乃同姓，其中
一家由湖广到川，一家由贵州来川，不知何时进教。然谓知伊等在
一千七百年前已到四川，因各位传教
司铎彼时到川省省，遇见老梁已是教友，二家皆遵守教规，
互相和睦。传教司铎等欲在该地购地以作往来住所，此处教
友素知之，遂献地一幅同大院子一座。此房甚合司铎之意，各
司铎每每巡回教务后，皆在此处休息，风波之际，被差役捕
拿，亦在此处藏匿，因此处甚为幽静故也。

黄姓二家，蒙主降福，人数大增。按黄家沟及高梁基本
地教友之总数，除已迁往他方之人不计外；至今时教友多居
上巴有一千二百余名，皆一律黄姓。黄家沟之教友，思多巴
搬到汉中府住居（属陕西省），至今仍然兴旺，瓜瓞绵绵，子
孙发达。由此二姓教友家亦有晋升司铎职者。

此地亦有谢姓者自述奉教之由，因康熙五十二年黄儒
潘如二位司铎奉命为钦差，
清习尚，凡官府出郡，朱轎皂盖，威仪可畏；二钦差充节所
至，地方官与绅士迎接如礼，声威播火，远近皆闻。谢姓中
见同乡教友多人往见钦差，均蒙接见，遂询之教友，
差大人接见尔等？教友等答之曰：“
人是教中司铎”云。

【注释五十七（八）】

Saint Augustinienus Gallus.

【注释五十八(九)】 中国各省地图，系在康熙五十四年(即一千七百一十七年)康熙五十六年(即一千七百一十九年)及在十七年中，康熙皇帝司铎多位往各省各地典图。

此地有大院于一，离黄家沟十五里，去马家场三里，今属外教人黄姓之产业，然早人皆知，称之曰天主堂。在此院附近有无碑墓一所，查历代之人皆言此墓是司铎坟。且有多数进入皆言牲畜不食此坟上所生之草，亦一奇事。在此院正屋中，前不多年间有一匾，上有“万有真原”四字。闻昔时屋中亦有石龛台一座，教友见之，漫不经心，亦不知查。查料此地曾系传教司铎之住址，此院在前晋曾言之，因在一千六百八十年主教范依圣亦名博力济(Mar Pottier)曾为别故，已将此院地土卖与教友某名下营业，价银七百两正。今因何属于教外教下，亦有教友得知，而制置司早知此事也；及彼之际，堂主信德不纯，已背奉圣教，故此院属外教人之物也(以上各事，反曾谓该处本堂神父之来源)。又安岳县属之天林场，有王姓大家，人丁很多，康熙时奉天主教，信无疑据可查。

吾曾言白日升司铎传教成都，按历代遗传清白司铎不但梓潼奉教者，亦且传寓川西、川南各地。盖四川南方之教友，考其奉教之初亦当在此时。曾在邛州有董姓教友者，考其奉教之始，亦当为此处最初之教友，但未知其何年何时信奉圣教。考其奉教至今，已历十一代人。董姓自述其奉教之由，按历代遗传有曰：“此时代董家某甲，同彭山县周姓家某乙，

此甲、乙二人均系外教迷于鬼神者，因在朝峨眉山以麻为衣，此时峨眉山中有一位持僧，因其克苦异常，不需人间饮食，人皆异之，以为奇事。甲、乙闻之，称奇不已；思欲拜见，遂求见该僧，该僧见甲、乙二人性情诚朴，准其相见。甲、乙二人拜见之下，即其得悟之道。该僧答曰：“尔等欲向真福之道，尔等曾闻之天主教乎？吾实告尔等。此天主教乃真福救一之教，能引入入真福中。故得真福，尔等当奉之。若尔等无天主教人教汝信奉此教，尔等须在成都之某时，定得闻之。吾实告知尔等，若尔等奉此教，或因命案牵连，不得已遭逢此厄，已历多年，必能余生，或因病入情弱与思食艰难，吾未取他去故也。”后甲乙二人亦与众人见吾不饮不食，以为奇异，切勿自误。吾曾与西人林姓言定，即有信之均九年之久，即有出外，乙见之大奇，回家后亦寻天主教。二家遂奉圣教。”以上遗传，在邛州、彭山二县至今尚传人口，信之无疑。吾料若奉教系缘自梓潼梓潼县，即上遗传亦当及西人林姓之言也。

此地尚有江姓、宋姓、孟姓、朱姓、杨姓等家信奉圣教，皆言已历九代或十代矣。并言董姓奉教最早，系在以上各姓之前，伊等奉教乃由董姓来也。闻该奉教亦早。在彭山县当推第一。然信无疑据可考。

在嘉定，叙府与及附近各县教友，奉教之始亦在此时，因白日升司铎传教以上各处故也，信无疑据述其奉教之事。按叙府此时之教友，有游姓住居落溪沟者，后来此处设有福音，却破传教司铎人才。

吕姓教友到叙府略述，其信德亦非寻常教友可比。其言

川之前早已信奉基督教。到川后，即在川南叙府住居，有福音生。未几，顿获赐吕复回江西。……又到叙府，于1707年即乾隆十四年去世。格勒多吕曾为此处会长，死于一千七百五十年。此二人是叙府吕姓到川之发起人，吾料吕姓移居到川是在康熙末年也。

〔注意〕：以上所述，乃四川川西、南、北教友奉教之始。……略以言之，然遗传太少，挂漏甚多。所计之事，不啻百中一二，殊属歉然。

据川东老教友据著所记者略述如下。吾曾有言，传教司铎初抵重庆时遇见教友不多。……及住居，此乃遗传所述，及安德勤李司铎之日记记录所言。李司铎是同时之人，所记不虚也。亦有人云：“华光楼之教堂是许崇曾在重庆任道台时所修造，建于一千六百六十二年。”然此说不确，难以采信。……久之，无传教司铎驻其间。据理论之，……传教司铎建造，在一千七百零二年落成。……久之，无由得知，一千七百十二年尚且存在。……间，风波之际，此堂充公，入外教人之手，至今仍名华光楼。其地点在重庆下都邮街小梁子祠堂处。

传教司铎在重庆城内所遇见之教友，最著名者为罗姓。此家之人或生于四川，……自华光楼堂充公后，此时传教司铎皆在罗家驻扎。因罗家教主最为热心，家亦富足，喜做慈善善事故也。又寡妇罗宋氏，热心康庄，

……受苦颇多。二三次到贵州省，教新教友之妇女经典道理，被官差拿获监坐，解回重庆。后来派到保定府，又被官差所获，同补神父在监，历一年之久，苦刑备尝。

重庆教友张姓者，康熙时由湖广东川，到四川之先已奉多教，此时张家人数不多，除夫妇二人外只存子二人。夫死，三子死之，殊觉伶仃。一子与罗姓教友联姻，……习供进朝服之意；以此营生，人兴财发。道光时，遂成巨富。五十年来，家事大不如初也。

重庆亦有宋姓教友，康熙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即乾隆二十九年由朝朝来到重庆者。先是，宋刘氏丈夫死后，被……强迫管教，不从，为众所恶。……以避其祸。……宋氏是其女也（罗宋氏前已记之）。次子宋元才，……到重庆，禁于狱内，其子知之，到监问候。见其……和我狱上，……本为六十五岁。

重庆天主教李姓者，系由江西来川，彼时家主与家中人等皆
虔诚。正乾隆四十年即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始奉天主教。其事教
甚早，是因与罗家教女姻亲之故。此时李家有弟兄四人，其中
二人在外为寓，回家后即闻家中有奉天主教者，大为震怒。几
乎城内掀起风波，反对天主教。及闻天主教道理，勃然不已。未几，
二官亦信奉天主教。此时李家资财殷富，有房屋三座。其公馆
在城内来龙寺，房屋宽敞，中有大经堂一，以作教友弥撒诵经
之所。至嘉庆二年，即高庆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高福徐堂
牧曾在此教堂内，盛赞神父(Trenchant)为主教，曾巡川东教
区，亦曾又盛赞堂为神父，亦在此教堂。李家人等皆热心教
会，乐捐功德，超出凡众，乐行慈善之事，救济穷人，视为大方。
年中付洗外教临危婴孩甚多。且李家有行医者，遇贫苦病人，
为之疗疾，不收药礼。种种善功德美，难以枚举。一千八百十五
年，风波突起，重庆教友受害非浅，而李家受祸尤重。其列级铺
与公馆皆遭风波，地方充公。李天樨因系会长之故，亦受受害
甚重。其家产被没，曾陪高福徐堂牧致命，定为永远充流。
一千八百十七年，发配充军。将抵配所，受刑过重，死于途中。
至数月后，其尸运回重庆，冢冢自如生，毫无腐朽之色。人皆奇
之。风既息，此家住重庆小井地方多年，至今犹有人在。其心
教友。由此家出司理二位，皆德才兼备之人也。

城内老教友尚有多家应当记载，然无证据可考，实为憾
事。至论重庆附近乡间早已是境内，尚有老教友多家，如王家、
谢家者，康熙时到四川已是教友，住卧木洞镇。王、谢二家之陪
寓中，后来有到桃园者，亦有在贵州者，然水固地方，除王、谢

二姓老教友外，尚有他姓教友，奉教亦早，然无证据可考。

在桃园之教友奉教亦早，康熙年间已有神像二百尊。
五乾隆十一年即一千七百四十六年，风波大作，此处教友除
刘家外，皆背弃王教。似此刘姓教友当算为桃园教友之根
干，未尝信他，因当时樵主教(Mar Muller)曾用刘姓为
桃园先生教友。

在桃园之教友奉教亦早，住居张家坝。此处教友逐渐增加，
一千八百十五年前嘉庆二十年风波之际，全谷居民皆是教
友。在此风波，教友背教者亦多。刘姓家一部份富有资财者
亦已背教，因为田土租，俱在张家坝。然其家老母尚花，
原有德德，不肯背教。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去世；死时领各墓
墓而终，享寿八十五岁。

至于张家坝之教友，有贵姓教友众多。其家亦出司理二
位，即曾留贵书与若瑟贵书。其家向之教友，盖姓者居多，
亦出司理者，其姓有李姓，住二姓教友。奉教之始未知在
于何年，恐待再考。乾隆三十五年即一千七百七十年间，
人林贵、董二姓为新教友也。

高重庆十五里之得国关，曾时此处亦有教友，其中有高
姓者奉教亦早。乾隆十五年即一千七百五十年间已有人传述，
谓高家是老教友，奉教最早。

重庆高姓教友，江西福州府高安县籍。乾隆年间，高凤
来四川，初住小河北之东阳镇，开煤厂生业。与杨姓等
家同姓。因得奉王教，于乾隆年间，始信天主教。
生子二人，长名芳奎，次名芳，其子皆信天主教。

堂、住屋先后落成。此时有若翰告司铎者(北京人,是传信会
德院之毕业生)奉命管理川东教务,一连十余载克尽圣职,由
来皆在陈家。告司铎在江津圣堂时,附近各州县教友皆到此
来听告解。聚在教堂,高声唱经,声震云汉,而且舞蹈。在
各大瞻礼庆期,慕教友众多,有由重庆往者,有由永川去者,
有由铜梁至者,亦有由合州、涪州而来者,济济一堂,盛不
可言。一次,聚有教友四百余人庆祝敬礼,一连数天热闹,
音乐舞蹈备至。西和洋教士,暨超外教嫉妒,
一手七百四十六年即乾隆十一年,教友受害者颇
多,家主人安德助督有得受害尤重。庆贺瞻礼之热期,此症
不复兴也。历代风波,天主教亦皆受害,然幸存信德,不
变。此家多人皆为圣会出力,光荣天主,又出司铎七位,即
多敏教士、安德助督、若翰路、多敏路(此位司铎
传教贵州)、若瑟路、嘉庇厄尔路、密佛佐路(此位司
铎现在管理渠县之香堂教务)。

至于当地教友与陈家往来者不乏人,如陈家家住江
津,王陈家未知居住何处,马陈家早已移居走马街(渠县),
邱家移居涪州(今名涪陵县),宋家迁居铜梁县。陈家之亲戚
张姓者住居永川最早,入川后即住此县。尚有多数教友如何
分居他乡,吾不得而知,亦云憾事。

天主教在永川县始出亦早,惟不知何时入该处。按前所
载教友张姓与陈姓有联亲之亲者,迁往永川,遂陈家定居江
津时也。陈家某文派到永川住居,是在当地教友之后,均嘉庆年
间也。

除陈家教友外,在永川最初之教友当推王家、刘家、王
家、唐家等。按王家系由北京移居至此,在京巴康奉圣教时
不知其何时到永川。乾隆末年,真福徐主教于炎天始赴之,常
在大山坪即王家坡孟姓家避暑,行造神工。王家出司铎
出司铎三位,即多敏路、若翰路、若瑟路。

永川刘家由何省入川吾不得而知,惟知此家是老教友,
奉教较早,为该县富豪,教主尤诚,作慈善事工不少。一千
八百五十五年即嘉庆二十年又改之际,此家受害最重,除家
被焚外,家中多人患被焚,受害亦重,家主人定为充军
发配远方。嘉庆二十二年,即乾隆五十年即道光二十年也。

永川王家、唐家由何省来川,吾亦不知。由王家出司铎
三位,即伯多禄王、若翰王、西尔勿斯路王等是也。
由唐家出司铎一位,即阿尔定唐等是也。

至于覃、彭二家,在永川奉教亦早,一于江津江津
间也。由覃家出司铎三位,即多敏覃、安德覃、嘉庇
厄尔覃等是也。一于彭家(此家司铎姓名)亦在江津居住,
此时有彭某秀才在圣会教习,热心教主,传教尤虔,于彭
王火足、荣昌等县,皆赖此秀才,当时有彭某秀才等
之,且彭秀才善辨,一于七百四十六年即乾隆十一年,教
友受害,彭家亦受害,家主人定为充军发配远方。嘉庆
二十二年,即乾隆五十年即道光二十年也。

位司铎是也。在龙水镇黄家亦出司铎四位，即保禄黄等，
保禄黄等（此位司铎死于余宦子之风波），玛弟亚黄等，西
尔也伊，系于蒋姓家主人遭嘉庆风波，曾定充罪，发配边方。

魏秀才在荣昌县属之河包场传教颇久，乾隆五六年，始
将唐姓感化。于是近奉教颇不乏人。然在唐姓奉教之先，
此处尚有教友数人，因艾司铎(P. Gleye)一千七百六十九
年偶抵荣昌，曾往离城不远之某地看望前人，付棺终焉送
礼，被获弃置。在禁一造八载，受苦繁多且重。然在此八年
内，曾受教友供给。

此时唐家富庶，大有功于圣教，去采司铎皆住其家，同
或主教亦常临焉。未几，圣教在该县境内各处彰彰，崇奉者亦
不乏人。由唐家出司铎二位，即黎匠黎磨等、若翰磨等是也。

璧山县汪家嘉庆时始奉圣教，自一千七百九十六年至一
千八百零六年曾主教管理川东教务时，圣教始入该县。盖于
前时该县有无教友，无由追考，惜乎付之罔如而已。

圣教在铜梁县康熙时颇兴旺，信奉圣教最早之家，第一当
是尹家。此家不由他处迁至，乃该处土民，住居该处最久。
尹姓有一场名尹家市，乃古时尹姓所命名也，至今仍之。尹
家如何得奉圣教，现无由知之，惟知家主人尹伯多禄在康熙
五十二年蒙主教(MuUener)简为此方会长。第二当推刘
家，其家奉教之始，有由他处而来，惟知二位刘司铎长名必
的，亦存疑案。是同胞弟兄，生于铜梁地方，兄弟二人康
正时曾为主教之门生。乾隆初间，遣往勃亚彼里(Neapolis)
伊与利里等。乾隆十七年圣司铎始回中国，长兄必的即

保禄合管理福广教务，其弟必的司铎奉命管理陕西教务。按
刘家人数大增，似在铜梁居住未久，已迁往他处。因二位刘
等圣司铎回国时，已遇见家中之人散居各处矣。由各方国情
推知。吾料刘家已迁往长寿县之偏岩子，盖是迁到地亦家
与铜梁刘姓同宗也。

至于铜梁宋家奉教之事，其说不一。有谓此家奉教最初
之人是乾隆时之宋奕思也。按安德的司铎保之日记录，谓奕
思幼时曾为主教之门生。由此观之，奕思幼小时已奉圣教
矣。又别有一说为吾所深信者，即康熙五十九年，一千七百
五十年宋姓到铜梁时已奉圣教。在安德的司铎保之日记录上，
载有宋多默者在江津县遭风波，曾同安德的磨有祥一齐被
交官。审讯时，多默供认是福唐之老教友，亦是铜梁县之老
教友，可见铜梁之宋姓教友是由福唐来四郡也。乾隆十八
年，宋奕思为铜梁圣教之会长，授尹磨会长之任，此时尹磨
会长年已八十，不能任事。宋奕思死后，其子宋孝寄身而
终。遗妻刘氏寡居，并幼孩二人。乾隆二十九年，二子被
族之罗唆，乃携二幼孩移往重庆。

宋姓教友在铜梁居住，至今尚有多数。其中一支在一千
八百四十年间迁往保定府，迄今兴旺不已。同时亦有别支迁
往他处。

铜梁郭姓教友住尹家市者奉教亦早。吾闻郭姓自述其奉
教之始系在康熙之时。未知是否，因无证据以考之。由此家
出司铎三位，即达隆格等(传教贵州)、西满格等、雷雷等
是也。

祝家在桐城发现最早，住居祝家圩，奉教亦早。惜无遗传以述之，实为憾事。

在桐城尚有他姓教友奉教亦有百余年者，憾无证据以述之。

合州(今名合川)首先奉教之家当推卢家。其家由湖广副都统卢肇站于合州母家偶之小白塔地方。采川初已奉圣教，而不知其何时采川。雍正时，樞主教兼署翰谷司铎委任此家担任教务。卢肇圣名加大利纳者，即卢家之祖传，于乾隆十九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以此可见，樞主教兼署时已在川也。雍正时与卢家亲近之外教人亦多奔至归正者，彼时已有百余人。不幸道光十一年之风波，即一千七百四十六年，林氏首教被逐之悲剧，至一千七百五十三年，只有卢姓一家天主教存在。卢姓教友在合州迄今已历七代，供奉圣教始终如一。其后裔已有迁往他处者。

合州夏家亦由湖广来川，据站于合州之天星桥，到川后仍居原籍。其何时采川，无由可考。其家之人有夏显德者，一人到甘肃，即在甘肃奉教。按显德在甘肃奉教一事，据李德清言，此时甘肃无人传教，亦无教友在该省，想系显德到甘肃时始有传教之理。其时甘肃无人，故到甘肃奉教。后回合州甘肃人石曰志守德，守德之家有李德清。按夏姓奉教当在一千七百四十年间。此时只有卢姓一家奉教，博力齐各主教(Mgr. Pottier)及李阿姆(Alary)此时曾巡回合州教务，而行到显德家于天星桥白塔，目睹显德奉教之情形。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卢教团计及他姓教友有：信文大增，皆热心教

友也。夏家人数亦增，生意兴隆，至今如故。由此家出司铎三位，即保禄夏等、依纳爵夏等、伯多禄夏等是也。传说夏家奉教与夏家同一时代，皆靠夏、吕二家系由湖广同时采川，惟已无从查考。

其余他家何时奉教，吾未遑及一语，因无证据也。合州教友至今尚属热心。曾时前奉教友在朱家巷购置一房，以作传教神父之住所。其房颇宽，内有食堂并小屋两间为神父之用，外有铺面一大间租与某姓教友贸易生理。一千八百零六年八月三十一号，真福祝晋德神父同教友多人曾在此房内被获。其中教友二人，一名陈四者，一名何宝，迨真福致命后发配伊犁充军，皆死于配所。其时自林氏首教以来，共充

按定远县治教务吾未得知。然考其奉教之时，约一千七百六十年间。此时鄂封合州教务正值兴盛之际，亦即定远县教务。其肯定远教友奉教最初之家，吾亦不得而知，殊属憾然。

至论颍河一带教务，有安德肋李神父之日记载之。曾时在岳池、广安二县有教友多家，然乾隆十一年之风波，即一千七百四十六年，多数教友或在官前具悔教禀帖，家中仍贴五字牌，背反圣教。其余信根基础之弱，固无神父爱顾，亦多懈怠。一千七百五十六年时，有信德之教友亦难寻出数人也。

一千七百五十三年，有陈某圣名巴西略者，年二十岁，大竹县人，到安德肋李神父处，求在神父处供事。以此可见

此时大竹亦有教友，但不知何时奉教，何时冷淡也。惟知一
群八百六十二年时圣教复兴于大竹也。

传教神父在渠县第一次看教友，是在一千七百九十六年
即嘉庆元年。以此而论，晋料渠县之有教友也，当在一千九
百九十年间或稍前数年也。此处首先奉教者，固系住李家坝
之盘朝贵。其奉教之由是因年中到重庆贸易，一次遇舍家客
李德成（即李德成）一系天主教人，谈及教中道理，朝贵闻之，核心
悦服，遂信奉圣教。回家后即将木偶邪神及五字牌等概焚投
之于火，李德成即赠以《圣经》等书之大书，以为朝贵取
信。朝贵信之，并尚殿焚香火之理由，朝贵当会说明奉教之
由，并明天主一个，是造化天地人物之大主宰，人人俱当敬之
各理由。渠县等闻此真实大道，多信奉圣教。后有盘姓二家
同时奉教，一住李家坝，一住徐家坝。此时住李家坝之刘家
刘家等信教，未几，火神庙之陈家与别姓多家亦相率奉教
也。

此时有某先生奉命由重庆到渠县，教新教友等经典道
理。由打打打打。有某传教神父到来付洗及各建堂。于是渠
县信教之教大增，教务兴旺，未有风凉阻碍也。

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即嘉庆元年，白莲教谋叛，内乱
四川东北各地，约十年之久（由一千七百九十六年至一千八
百零六年）（白莲教首事）乃第一名即设
于渠县之白莲教首事。于是渠县天主教者一口同音，安告
新教友等。教友等在渠县前有口难辨（辨），合何莫伸。乃赴

成都上诉，批要顺天府揭讯。在此处果得秉公理解，教外人
等当堂具结，承认再不回教犹寄教民等语。此后，渠县教友
果奉数年太平之福。不幸至一千八百零五年即嘉庆十年，仇
教之上谕俱来，教友不待教官长严拿恐办，亦且遣外教人民
之仇害。然亦有太平之日，无风
波阻扰，故教友之数为增添。

渠县万家坪万家，此时信奉圣教（即一千八百零五年或
一千八百零八年），香堡堡每家，一千八百零六年信奉圣教。
王家湾王家，一千八百零二年或一千八百零三年信奉圣教。
此时尚有他姓之家亦信教事主，奈无证据以明之，殊云憾
事。至一千八百十年计算新教友，两年之内其数大增，大入
眼观者已有二百六十五人之多，仅初信者已达五百六十二人
之上，总计渠县全境教友一千五百零名。外教人见教友如此增加，大生嫉恨，于是以预备修
叛大起，诬控教友于官，而官未深究。此种诬害他事西广，
以致外教人民各处修补庙宇。此种诬风亦吹入川督之耳。此
时常明初到四川总督任，视教者仇，闻知此事，即派委员三
人前往调查。委员抵渠，被地方人尊敬，暗将著名教友数名
投报，委员等遂按名捉拿，伤令背教。其中九名带上成都，百般诱惑，除三人已充释外，
计三人充穿伊翠，一名王德教，一名万玉
贵，一重庆之某君（其名未详）。常总督随即出示，禁止人民
奉教，如已奉者，须当悔弃。渠县之官放任，以致渠县之官放任，

擢。百姓见之明目张胆仇害教民，于是殴打教友者有之，逮捕教友粮食者有之，抢劫教友财物者有之，焚毁教友房屋者亦有之，甚至强奸教友女子，惨无人道。种种不法，难以枚举。教友等受屈受害，有冤莫伸。若非冤教，官不受理。教友至此地步，实属忍无可忍，乃上成都诉冤。虽神父阻挠，恐惹大祸，然教友等受冤深重，竟敢投递冤呈，时在一千八百十年间也。官提教友审讯，不究抢劫之罪，反用刑毆辱无辜教友，并乘机上加罪。竟将教友充军，其中六名充伊犁，八名充本省三年。充充军伊犁六名中，一名董国全、一名张一德、一名吴廷青，余三名未详。充军本省者，其芳名亦难确知。有谓周显荣、樊安英二君系在此充军之教，其坟墓尚在水川县城外，有碑可考。

自此次风波后，渠县教友得享太平。至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风波又起。真福达院刘神父暨教友多人在渠县赵家湾被获，在教友被获中有数人迫真福达致命后发配充军。杨春荣发往黑龙江充军，杨死后其尸由黑龙江运回渠县，葬于善报寺，盖此处是其诞生地也。其余充军教友，未知下落。此后渠县教友常享太平，教友之教与日俱增，至今总计该处教友已有一万之多，是由前时之风波而生今日长久太平之效果也。由渠县教友之教统计共有二十位。

按此二利真福达：(一)真福达神父，(二)真福达神父。不幸赵氏无嗣，其子赵春荣得承其业。真福达神父于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具词保(D. Devaut)谓孙本哥神父娶婚妇罗宋林新科。盖此时此处已有新教徒多人矣。其中奉教者首推

张家及他姓多家，舖无迹传递之。孙神父在此传教年余，后被伪教友某交付于官，悔受酷刑，死于狱中，时在一千七百八十六年正月初七日也。罗宋氏居亦虔诚，然为时未久，后移居他处。圣教在渠县不由此时兴也。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任定城乡间已有教友五百名矣。此时虽有自道教之扰害，谓教友未受风波，故此匪乱时代教友亦得享平安也。盖教友之教人亦甚多。一千八百四十年，教友宋家选与主教命由渠县撤往他处。撤主神福，人数大增，教务兴旺。由宋家出而保二位，即玛弟亚宋爷、陈各伯宋爷是也。

圣教传入京乡县是在一千七百九十年间，有少数教友被获。其教友引入圣教者自是渐起，教务不甚兴旺。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后教友新增。

在新宁县之教友，一千八百十五年为数不多，不知其何时奉教。盖于前年即以真福达神父为始。惟确知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后逐渐传教之始。新宁始有教友也。

至于太平县之教友，一千七百七十年已有教友谈及，但不知此处之教友是否即在院西边界之教友。百余年前已闻此处有教友，或者系由陕西教友迁移到此者，然早已冷淡无闻。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后，太平县与城口厅之教务同时始有发展。

贵府教务本当先于他处，盖此处设有教堂，且教堂甚多在此处置留也。竟于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始闻有某知事可敬等物之出，谓其时教友之教亦与真福达神父同。盖其时由彼时而起常有入奉教，亦与内时教友同耳。

圣教之在巫山也，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始有人传述。至一千七百九十二年，计有教友三十二名住于湖北界上，地名象几坪，至今仍住于此。教友之最著者吕雅王、贺二家，自湖北传教司傅引入圣教者。二十余年前，座守墟亦有多人奉教，教务正兴未艾。

大宁县之教务，始于一千七百九十八年，真福袁君神甫父曾置此处教友。嗣后此处教务之盛衰未有所闻。现今此处奉教最初之教友，俱在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以后也。

闻云阳圣教之传入是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但此说无凭可考，疑是也教友始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

至论开县之教友，一千八百十年为教尚少，其中有无道心奉教至今者，吾亦不知。现在教友均始于奉旨传教之后。

至于石柱厅之教务，最初情形吾不得而知，惟知此处之有教友是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也。

圣教传入万县始于一千七百三十年，有王姓教友由夔广到川住于万县。一千七百四十六年，马主教 (Bishopus Berinensis D. de Martillas) 在王家村洗两幼女。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安德助李神父曾闻知此处教务。有云：“吾深知此村有初学教人。”后又云：“除王家教友外尚有教友二人，然其教友之名不可知。”在一千七百六十一年春间，傅主教 (D. Pottler) 判决充罪，由王家教友用银少许将王姓洗去。由彼时起，该处教务何如，尚无考据，惟知该处教务大兴始于二十年前也。

忠州教务吾未闻知，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圣教未奉旨准传

之先，恐此处无一人奉教。

那都圣教在一千七百八十二年曾有人传述，然其言亦未之闻。此县教务之兴皆在一千八百六十年以后。

奉旨传教者为首人西姆，惟知一千七百七十九年可敬梅林主教曾置教于此。已到梁江，乃遣孙神父往勉劝之，不啻充其徒劳。

梁山教务，安德助李神父曾记载之。谓此处有教友两家，一李姓，一张姓，皆由湖广移住梁山。李家奉教事，吾不得其详。至于张家原籍何处与何时奉教，有《张氏族谱》序文证之，兹摘录之如下：

《张氏族谱》序：“尝闻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为人子者，当思木本水源，培其根则枝叶茂盛，存其源则流源清澈，双树并立，而伦序不紊矣。予考先人谱系，一究俱遭损坏，仅存残卷耳。溯自先祖西姆，始予先亡祖母与先君口述前代之事，原籍北京真定府真定县人民。世祖张二郎，讳元鼎，字寿登，仕光禄大夫也。至明太祖陈平，移于上湖南衡州府衡山县十六都，即今之股字号村籍，地名印塘，田亩若干亩。田亩西土坎老一十六亩。又置新塘，原名十军塘，右侧地名虎冲，田亩若干亩，立业开基，始有丁姓户头名张洪正，输粮五两三钱五分，载在版籍。古谓粮从地出，丁粮粮征，古有此例也。相传数代，至明末年，疾苦盛行，男如大小仆婢约亡六十余丁，丁粮粮征，目击心伤，移居衡阳慕教乡，各置产业住居。如蒙朝廷恩

复置初日庄所，地名壁至塘，住居管业，又置新桥月形祖山一。迄今九代，叨天主洪恩，子孙蕃衍，予不敏，志述前代祖训，来校绝绪。至于生死大事，宗族之内尤宜讲究。人生斯世，若寄旅也。至于生寄死归之说，慎古之格言也，存人知之。惜乎少究，致使昏不知者，而归不果归，良可悲哉！故得生死大事者，幸勿视如寻常，惟认本源，孰为真，亦复可哀，皆由于未闻真正至道故也。遂言西华真经于皆博学鸿儒，承造物真传，兼得东来，拯救迷昧，得真正死寄归之真路，弘宣天主教之至道，造人行善，阴返家乡，真得所也。克己轻任，损己若流，实寄真也。四郡各区，在在举行，其来久矣。贵阳奉教者有刘、李、蒋、王、郭、罗诸公，蒙与吾父叔有倾盖之交，谈及生死大事，吾叔若梦醒觉，如醉而醒。盖阿至尊极当钦崇，至亲极当奉事，惟我造物真主肇化万物，有宰制群生、秉功惩之权衡，实为万君之君，尊何知之。而生不生已，慈惠保祐长少，实为普世之大父母也，奈何知之。是以我先君、先叔竭诚笃信，奉钦崇奉事，开导引掖，阖家多人同宣圣教。又垂示吾辈，世守真传，毋间毋断。承厥遗训，夙夜匪懈，谨奉七言四句以志吾叔爱主之德，而传代即此二十八字为世守之源，俾后人历历可考，就本文百世不易，昭昭惟愿承承并著于斯云耳。康熙四十四年张义真撰序。

“诗曰：世代圣学超先正，遵守真传奉根元。信望惟一昭事永，道统仁爱德尚传。”

张元鼎，生景川，川生洪，洪生进，进生爵，爵生宾。

宾生河，河生想、慕、懋。懋生荣、华，荣生礼，礼生顺、禹、应、景。田生保、崇、彬、熿、熿。

张本爵之嫡妻何氏，生于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康熙四十四年三月马十卒教，圣名玛利亚，主教付洗。康熙四十八年去世。葬壁至塘立坟，享寿九十六。

张世荣字贵驊，于康熙十四年辛巳岁十一月十六申时生，享年八十一岁，于康熙六十年辛丑岁四月初五寅时去世。卜葬地名壁至塘，墓山之阳立坟。配夏氏，于顺治十四年丁酉岁正月十一巳时生，享寿九十二岁；不幸大限亡于乾隆十三年戊辰岁二月十七未时。夫妇合葬壁山之阳立坟。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岁三月十八事归教，圣名若得，入圣母会，母圣名亚纳，主教付洗。

张世华字耀明，于顺治八年辛卯岁十月二十三辰时生，享寿七十四岁，于雍正二年甲辰十一月二十八辰时去世。葬壁至塘圣山之阳。配姜侯氏，于顺治十年癸巳岁十二月十四未时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岁十二月初三辰时去世，夫妇合葬。康熙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奉归教，圣名赖洪略，主教付洗。圣名若翰的，或是侯氏，或侯氏之女名此，不确（序中所记吾父、吾叔即此荣、华二人）。

张世荣生六子：礼、尧、鸣、舜、昌。张世荣生四子，洗侯姓一子：仁、义、信、勇、武。

张代礼字节文，于康熙十四年乙酉岁四月二十八丑时生，享寿八十九岁，不幸大限亡于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和丑去。葬于梁山梅子冲，即山西而立坟。配姜潘氏，于康熙十六年

丁巳岁二月十八午时生，享寿五十六岁，于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巳时去世。葬梁山书房冲，殿山戌向立坟。张代礼圣名安德肋，唐氏圣名加大利纳，主教付授。

张代禹字克学，谥义虞，圣名儒良，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岁正月初九丑时生（撰游书序）。配邓氏，圣名保禄，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岁正月二十九酉时生。

张代韶字兼善，圣名雅各伯，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岁正月初十寅时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辰时去世。葬于万县土地塘下首龙溪河立坟。配李氏，圣名苏美亚，于康熙五十二年癸酉岁七月十九酉时生。

张代仁字德臣，于康熙己酉岁三月初六生，没于四川省合州边界安岳县。生四子，即巴儿、玛实、西满、纳伯。

张代贵字良臣，于康熙十年辛亥岁九月二十四巳时生，卒于康熙五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葬于梁山峡古坪嘴。

张代成字汉文，生于康熙二十七（八）年己巳岁九月初九。配杨氏，原命生于康熙二十九（三十）年辛未岁七月初十。葬于梁山县凉水井周家佑谷之地。

张孟矩字儒，圣名保禄，生于康熙三十六（七）年戊寅岁十月十二寅时，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岁四月二十六去世。葬于双河口段家侧边，甲山庚向立有碑记。

张学省字南山，圣名尼各老，生于雍正元年癸卯岁十一月十八。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去世。葬于石坪坪社家侧边，立有碑记。生有三子五女。第四女董贞，葬于合州朱家湾侧边，立坟修碑。

由此可知张家在湖南衡州府已传教甚早，即康熙四十四年，一千七百零五年。前一年即一千七百零四年，籍如张何氏曾先奉教，然后其子世象、世华并同多人一齐受教。次年，即一千七百零五年，在某主教手领洗礼（洗礼仪式在教堂为法）。又由此语得知，张代仁到四川生居安岳县，此处无别墓至今尚存。又知张代贵、张代成、张代礼、张代韶等均筑梁山墓。未几，张代韶移居万县。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安插助祭神父香云：“吾前在湖广衡阳时，一千七百三十三年曾蒙此家教授。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张家教友已迁到四川矣。”张代韶迁居万县，考其时是在一千七百五十六年之后，并在一千七百六十六年之先（乾隆三十一年），因于地年代始死于万县，供手亦葬在万县，但已葬教矣。闻由张家有迁往广安者，据无别墓。

至于酉阳、黔江、秀山等处教务最为显明，圣教传入以上等处是在一千八百六十年。教士在酉、秀、黔等处所受之苦，风波之猛，致命之众，难以枚举，今不暇叙。

圣教入彭水最早，所有教务当属涪州管理，因向时彭水地方由涪节制。考其奉教之时，是在一千七百零四年即康熙四十三年也。首先奉教者名杨斯德，本秀山人，移居彭水有年，夙时曾在官长面前认在重庆华光接圣堂信奉圣教。在一千七百零三年与一千七百零五年之间，即康熙四十五年即四十四年也，常在涪州与彭水之间贸易，故能引孙家、谢家、袁家、蒋家等与及别姓多家认识天主。按蒋家住贵州黔川县，一千七百二十年斯德意志主教曼谷（M.P. Mullenez）经理此方教务，普厚聚款，设于一千七百零四年。

此方所开之教是在梧州山地，在彰水、南川之间，离贵州界不远。孙家此时住居毛坪与石碛台地方，其余别姓各家皆住黑塘地方，离孙家不远，约十里许。此处教友等皆纯朴务农之人，热心教主，人数亦增。一千七百四十六、一千七百四十八、一千七百五十四等年，皆有风波，伊等受尽磨难，未反信德。若望孙会长之信德尤坚，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风波之际，彼有七十五岁，杨斯德望行年八十，官命二老人游行各街市，手持木牌，上写有“天主教教，要建天国，永留地獄”等字。孙若望甫出官署，遂投叩为誓，众百姓咸集求期。若望即将官意更改，高声向众曰：“大众请登，在木牌上之第一行，大老爷已写得明白，天主教是为其方正之教，在木牌上之第二行，写有取从邪教之人，将要交猪交狗，打入地獄。这是木牌上之意，各位小心”云云。遂役与屋内人等见二老如此恒心守教，举皆感动，将木牌收去，亦不强逼游街矣。杨斯德望卒于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享寿八十六岁。孙若望八十一岁时，闻其家族多人被获，游家、冉家之人亦多被拘。先解到涪州已受酷刑，后解往重庆时尚有十五人。官长不吝苛求，略为审讯，并劝献教语，切开释回家。当此之时，虽有风波阻碍，而奉教者犹日新月异。此时奉教者，有其祖传若望之家暨别姓各家，难以数计。至论孙家人数众多，早已分居各方，有未奉教之先已分出者，有已奉教之后而迁往远方者，如住楠为基草场坝之孙家与在新繁县、金堂县之孙姓人等，各皆一口同音，均谓系由梧州分出去。历来在梧州孙姓教友信德坚定，事主亦诚，观其在以上

风波之际及一千七百七十二年风波之时，巴可概见矣。在此风波，有孙姓某妇为主受苦亦多。其兄甘心自誓，以息风波之患，竟卒于狱内，此人乃本笃孙向翰之侄也。至孙本笃圣神父后，教人又殊颇多，受苦亦重，死于狱定监内。可敬得神父最喜此山地，因教友热心故也。彼管理教务时，新教友大为增厚，教友购置房产亦多，分设会口不少。又创兴学堂培植贞女，为来教训女教友，其中有住石家洞之贞女任方济加。于是，孙真尼加、孙经济又皆本笃孙神父之徒弟。又文玛结教，皆为主立功不少，引人奉教颇多，并同父母辈出传教，直到云南边境，回头探探，盲民不少。

长寿教友奉教甚早，其中首先奉教者当推张家，是谢江产。未到四川时已奉圣教，但不知其何对来川。乾隆初间，在涪县长三坝地方，筑基城七里。房屋宽大，系大院子，神父看教友皆住于此。由此观之，张姓来川是在康熙年间也。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博士教(Mgr. Pottier)到四川，在长寿张家遇见安德助李神父，时在巴黎性神礼前一，即四月十七也。自一千七百七十年后，未闻张家信教，因自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七百六十五年风波阻遏，则张家已迁他处。按传说谓其迁居桃坝，住张家坝地方，六十年前尚住居此地。

乔姓教友亦住居长寿，由湖南广川时已进圣教，但不知其何时来川。查料其来川之时当在张家来川后不远，因记彼乔家之事始与张家同时。乔家居住三洞坝，离张家不远。在河边码头上有铺子一，教生勇(常)买卖。张家搬去后，传教司释常寓乔家。博士教、可敬得神父、真福徐圣教与及各位司

五马先生纪年

傅道吉

《五马先生纪年》卷上

简州博通吉石公鈔

癸巳，十一岁。

是年，在州西读书。水旱。

正月十六日上学。四月十三日换爵。是时容
敬黄榜，诸母中有劝先母：“一子之家，书能识人，可以不
寒。”即不复上州矣。在州三年，仅有一年在馆中。在家
困顿。

戊寅，十二岁。

简翁先生献卷于天台寺设院，从学于此。七、八月间将
考就试。即歇。

己卯，十三岁。

始开讲，论易章句平海。文曰一论，论易章句。论
上孟讲过，下孟大半部未究。又论子以文。即讲者至
家，余亦对人讲某某家。

庚辰，十四岁。

族伯解馆，因而就近从学于明辉胡先生之门。先生至诚君子，终日不妄发一言，惟焚香默坐而已。举问亦博，书理亦明，只是师道不严，且不动笔改文。虽期一师，无有可访。一师一弟，悠悠忽忽，蹉跎了四年。

辛巳，十五岁。

壬午，十六岁。

癸未，十七岁。

是岁之秋，得遇我方子冲雄飞字六圃号翼庵先生于戏赠场中。我方子前高宗师入学索首，刘按台魏凤亦索首，吾州一时名士也，一瞥即使人招之。接见时毫无俗径，席地谈笑，古有倾盖如故之言，洵不诬也。适以天刑所限，故得盘桓数日。夜以继日，非尚论古人，即近评时艺。语云，“与吾一夜话，胜读十年书”，又不诬也。余已心焉慕之，心焉忘之，特托之空言耳。雨霁言旋，即许以结社事。

来几，即会友于白云寺中。文成，且愧且惧，不敢出之袖中，为其从未与之相见也。然余必欲求正，只得含羞出见。我方子一览无余，即探毫如走龙蛇，涂斥的即改，有圈点的不吝。瞬息之间，收成一篇顺当文字。读在口中，却也好听。记在心中，却也顺理。斯时也，如梦斯觉，即行住坐卧恍然如有所得，始觉前此皆虚度也。自思倘不遇斯人，不几虚负此身乎。

于时，不告之父母，不谋之师友，慨然有相从之志。与

居与游，未尝少离，余欲执弟子之仪，行北面之礼。我方子屢执不从，曰：“吾纳子为弟。古人有异姓兄弟者，与其拘绳守墨于严师之侧，孰若心旷神怡于益友之前。”又动引古人以相索。

一日，与同社九人至岐山寺歃血结盟，社名寄社。束牲不用其血，每人将左手中指蘸墨，各划一点滴在杯中，和酒饮之，此皆李肖白之指挥也，可谓竭其诚矣。

又做了两会，内有两人不妥。我方子私谓余曰：“此二人非吾徒也，吾欲绝之不能，吾与贤弟当再行之。吾有老仆，庄上俱其血，遂择吉日至彼，不蹈前辙，惟焚香告神，始为兄弟，始成八拜之交，即以二哥呼余，命余以大哥称之。余不敢。数月来仅做七会，改文十四首。当是结拜之时，遇此启发，遂有相见之晚，偶相闻之速。

汪公起选，十二月初二日到州。初六日考试，全盛之时，礼房榜卷通州九百九十有奇，及放榜，余旋掌在三十六名，已啧啧人口。若不遇我方子，岂能至此乎。明日即登堂拜厥父母，主于其家朝夕讲论，岁尽方归。临别时官及范张鸡黍之事，相约新春于石枰白鹿一会，权试以为古人言。

顺治甲申，十八岁。

正月初四日到州。初五日，饭后散步而行，一自北来，一自西往，果然前后一步不差，不觉抚掌大笑曰：“我两人，

今日之古人也。存之以为异日佳话。”

二月，转府。府解刘，是年死难者，余以泰尔幸并，巫童（留）在焉。我方子期一联云：“西育大禹于天地，一月东来博古今。”断不以扶衰期之也。在泰尔时，日，勉期之病尽多，不能尽述。后四日至省。期衰管，一病几乎不起。感其老病之病，汤药必亲调治，起卧必亲扶持，且二十餘日未出街头一步，此又不啻冥兄弟也。病愈方归，已在四月中矣。原约五月初一日上州，始能完愿，又因故业。初二日，我方子于期申说的以款家大人。初三日，期到州，其入川之信矣，遂仓卒一别。

六月，州城妇女逃尽。七月，破重庆镇，期到州，尽剥右手。八月，破成都。九月十二日，贼自仁寿胡家大海来，远近地方千余人甚急，只得上山空手与之相抗，期得料为妻子山云。少顷，两马兵上山，人尽奔走，尽杀于悬崖峭壁几深，水中岸上，无一隙地，此初见杀人之惨也。十月初四日，发兵，期之打福安。随后即委伪都司、伪吏目回下乡招安。每人给以印信“西朝顺民”四字，敷在背上，兵不敢乱。始知献忠誓位，款元大顺元年，国号大西，迁都于西京。

晋州有伪水军左都督、伪水军右都督俱姓王，伪总镇时押船千百艘（艘）扎于灌水坝。士民闻伪官招军投降，三伸似有喜意，将昨日随男妇尽剥手，号呼之声胜如雷吼，仍令伪州给以号片，或告示，或旗号，自此以后即不杀人，兵不扰民，民亦入营贸易。未及一载，三艘（艘）艘船

顺流而下，入官江口所筑板船，即晋州所去之要也，未知是否？

乙酉，十九岁：

献献开科取士，变八股为策论。晋州入学者千、中举者千、进士者千。未几，期又以不得真材（才），仍复旧制。是一年而两科举也。一时举人、进士固多，而伏元、榜眼除出一州，此诚所谓不独流芳百世，亦可造臭万年也。晋州科第不同，初番考六等不准除名，未取童生不肯除名，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家（乡）居住，以为异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铺，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虽父子、夫妇私语不敢松出一言。家大人有鉴于此，恐冒读书之名，触不测之祸，遂舍虚业贸易，以免人口关事也。

本款逃难，却又蹈险，误听族人可吉所请，云“过生营头，请叔厚可赏得，被（横）越为贵”。可吉者，在州应当兵，孤兵五百人，旗伪都司管辖。都司姓刘，本姓贾，乾封庙武生也。曾有一面高旗大雷，以为可以无虞。遂将各色旗牌若干，一主一仆，又有可法，可吉之堂弟也；又有可全者，亦可吉之堂弟，未同上州。

冬月初二日，宿向家店。初三日，早起，候开门进城。晋家又有先朝家（家）孙名忠臣者，亦当孤兵，又有屯仆名佩狗，忠臣之族弟也，俱在高所，佩狗有能。可吉云：“今日是报甲，我们要去伺候。教场在赖家坝，要管可于后园亦（一）管。”正安设公庭，只闻铜钟山登高楼上锣声甚急，即



时水官及兵一齐出城，上山点名。闻其故人，云“凡兵皆声悉者有兵马来也”。余已举止不宁，亦出城至山坡窥探。少顷，复回下山，抢夺州衙。至城门，越墙不敢进。与忠臣等三人急跑，余曰：“我等不必入城，到曹家店，宿宵家店，不过午间即得真信。如此兵不乱，即来入营交易，如其大乱，即顺路奔回。是官则谋利，凶则免祸，此第一万全之上策也。”三人允诺，等得祥字来。祥字有可吉之字也。及至，与彼言之，即忿然曰：“在家原说来与兵交易，今未见兵而走，吾不知此行何为？”

刚进门，西门已落锁矣。余闻锁声，已觉魂飞天外，即欲求出而不得。归至我店，见兵尽赶上城守墙，家中惟妇女七、八人，俱着族谱母诸姑也。番姑犹以早膳进，余谓请不能沾唇，番姑笑而慰之。余知其为宽司马牛之忧耳，遂不肯而出。

至北门，两俱兵俱在墙上，只见祥字面如土色，毫无所主。及据城下，马兵俱已摆城，步兵尚未到。已有两骑墙上飞驰，四、五十骑兵在城上与下互答话。余问射箭不射箭，云：“可吉摇头不应，但云：‘若楼得到里，我们去寨老爷讨件兵衣兵帽，送你出城。’”此地衣帽不同，不敢久停，回家静听。

复至家。其家原无三尺孩童，余一人随入，随出，又随入。少顷，贼兵尽入城中，无分男女孀孀，请母姑攀于床下，余一人仅有茅草二捆遮身。可怜城中遭难，与乡间大不相同。幸而多贼，极逃不出，犹能东奔西走也，有侯央之嫌。

城中寸步难移，惟束手待毙而已。从寨一出一瓦，天道之害，后之人以此为鉴，乱世切莫留住城池。

少顷，无数贼兵将欲请母姑坐于床下搜查。又少顷，有一兵将我随行二人锁去。可怜此二人幸得在寨中白被之下，彼此推戴，他并不知我在茅草之中。后陆续有兵来，刚至门，见太官役人了，竟不关门。如是者十数次，竟无一兵来。街头少静，约有四五个时辰。余说听鬼神恩佑，倘得侥幸到寨，又图生路。正寻思间，忽见一兵，其形极其丑恶，右手握刀，几步上前来，将茅草撬开，连大呼：“起来！”余起哀求。贼叫将己布被脱下，裹脚解下，一头白锁其腰（颈），一头与隔帘管飞起。彼犹有获人之喜，一连搜了二、三十户，人影也无。至至北门，将余安在所留众人之中，隔不知何往。

少顷，有一兵缓缓而来，自远而近。其人身材中小，容貌丑陋，手执斩马刀一把，向余拱手，俨然有平时故人相见之状。即含笑而言曰：“好朋友，我带你到营中寨（要）去。”余连声感谢不已。遂将身上红军甲脱下，背上有号牌，是怀远营兵丁三二。命将军帽解了，将号衣穿着，将刀执替，余以为生矣。彼对官兵说有米囤在此，故云：“你在此守望，不可远离，我去取米。”迨之良久，余思攀此号衣、军帽，出西门，就可脱身。又思恐正遇此人，负彼家寨，反为不便，只得待守。

不多时，见其人远远而来，有不豫之色。余已知其前，叹一口气曰：“好朋友，本欲带你到营中寨，恐营中严，

不许夹杂生人。”将号衣大刀取去，仍命照旧锁住。又问曰：“你有甚烦恼？”余应之以无。余竟无可告，并无一毫复生之念矣。彼又恹恹不忍去，低头不语，若有所思。忽抬头一看，即大呼曰：“短髯虎！”虎斑，其人身材魁梧，面貌雄伟，是兵中之压班者也。指余而言曰：“这位好朋友，我欲借他到营中。老爷不许夹杂生人，是有婆姨双双的还肯留，单身的恐怕逃走，断不留矣。他又无婆姨。”虎斑官，即叫兵丁三、四人去扯一个婆姨来。少顷，扯一人至，依以年貌不相若，将三、四兵丁大骂大嚷：“你譬如此那俊小汉，将婆姨扯来，老爷肯信么？倘若不信，连我们都好了。扯去！”婆姨又拉（扯）一人至，此二人俱言“好，好。”只是捉此二人道将为我之言，知知与之说了一遍，不听。又说：“我婆姨和你那婆姨！”越不听。又言：“将一妇人与你掉换。”亦不听。遂和虎斑官之力，大喝将此妇之绳缚了，将此兵押住，虎斑官扯的扯，驱之而去，上道走。此二人将此叮咛嘱咐，命此妇认余为夫，又与说其所以。问余是甚么年生？余应之曰“丙寅年生。”随问（向）此妇：“你说是什么年。我姓李，你姓什么了？”婆姨亦有一头破伊，女信（誓）停妥，二人俱去，许久不见一人来，余心为之疑惧。

八更时候，不见号令，只望城外，见城门紧闭，城上有人。只见伪都督在城上正立，伪知州、同知、吏目、都头俱在城上，大帽、腰刀，穿着铠甲。内有两书生，片

取，朱履，各执半扇一柄，其年不过二十，其品十分俊秀，站在都督左右。半响三声（阵），只闻刀响人倒，方知是开刀也。于是不敢抬头一看，惟闭目引颈受刑罢了。不多时，即住，所杀不过二十余人。又知箭堆出城门，箭前方出城，有伸手来扯项锁中间，余忙视之，是我婆姨也。余又以为生矣，紧跟可待。将近窝铺，又遣一兵大罵：“好养的，你要夹杂生人！”遂尽力一刀，余见是刀背，侧身一躲，正中背心。打有许多刀背，此为我而受辱也。随入众人中站立空观。其时天色已晚，墙上河边烟火齐起，胜如白日。都督住扎城楼。须臾，起更，始随众人坐下。人挤太密，果然无容足之地。幸喜正在当中，得免其苦。众恶贼将大棒乱打，犹不敢死。众恶贼下马，墙上涂墙打担，众恶贼遂拍掌大笑，以为取乐。伤我仿故，此日之天道安在哉！

二更时，此惨消息。诸恶贼各睡去，每寨火止有三、四人看守，只听得歌唱之声。鸡鸣时，始闻有人语，细听之，乃吾州中老男妇与少者言：“你们年少，恐有人逃上，或还有生路。我们年老，天明即死！”余心甚惨。凡年少者俱有此想，只是不好答应。余曰：“你象是刘大洪。”余曰：“刘大洪常同行。”又问：“你为谁？”余以旧译应之，即言：“你在乡间，来此何为？”以此推之，余答以不知，误入。余又言：“我家已得信三日矣，我公公发人下乡，托人急来，得表亦亦来此住了两天；与公公商议。只是门上紧如铁锁，

知其不能说法，公公大哭，“两表亦今早离开门，往马槽桥去了。”表亦者余族叔也，且与先大人至厚。闻此言始大加一场，前此俱未之见也。

初四日黎明，众兵果来选人。众人争先求售，亦不中阻也。相思有此生路，余必中选。到那高坡高平处，不被晓受其苦，又惧难脱其身，故尔把头不起。因昨夜烽火之下，见有出一善首者，余欲择其所主矣。少顷，其人果至。余即起身，余恐此妇牵绊，又怕难脱，谁知其母在后扯住，甚感我心。余即急将项锁一挂，轻身跳出。彼亦伸手相携，入彼营盘。其时，已有妇女四、五人。彼又言：“看你是知行人，我还要拿两个窗才使用。”随去随得大汉两人，是得头发各的半边。余不问也，遂同几人造械去了。

复闻举号三阵毕，大叫各营传兵杀人。当时只闻刀响，大杀逾时，与昨日不同，久之尸满大坡，无人可杀，住刀，随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积几层。及揭棚下，所存甚多，犹难计数。

余自入营，谈笑自如，毫无忧惧之色。将以募放之妻也。少顷，有一李联枝者来，其人一身红织金，俨若天神之状。亦云：“好朋友，你会唱否？”余答以调虽记得几句，不知腔口。彼即先唱，是必正偷词也，幸喜记得，故和之。他唱：“你的主公张洪字，（张洪字洪字）管一旗五十人。”正说论间，其人回，始知徽州新安所获元宝两个，（张洪字洪字）你原说认得字，将此承认与我听！”余原认得草字，一见即知是李状元送彰知州者。知州，江（丹）研人，壬午科举人。认与

彼听，讲与彼听，彼大喜曰：“好，好，明日捐安了俺（地）方，看我安在何处地方安俺。”遂催余去。大家摆手，遂催余对众曰：“此番儿也。”众人齐声：“恭喜！”俱拍手，余随问即答，毫无差误，众人称赞不已。及即席，无一不备，且彬彬有礼，俨然人家酒席也。序坐，即以父子礼，命余居上。彼自奠坐，地伙一厨，侍归。

余以老翁称之，彼不许，曰：“是我的窗，才叫老翁。我今年三十岁，无子，我将你作子。你叫什么名字？”答以“胡杏。”“我与你改过名，就叫张洪。”余问：“怎样称呼？”彼云：“只叫掌家便了。”掌家手提大马棒一板，指下面众曰：“这些人俱是我所管，朝口二十。我与胡家、小子家，正要送你，我四人，将此与去，认（任）意所取。如有不依者，将此棒打之。”余受而不敢应。余自入营以至此时，约有半年餘日，谈笑自如，且口不絶吟，忧虞之情丝毫不露，所以称掌家之疑也。掌家语意真切，亦欲买我之心。又问：“你有妻否？”仍应以无。又问：“今早与你同寝者，谁是你的，我去与唐哥讨文令册来，得着与你同眠。”余坚掌以为不是。又言：“此亦不难，明日去破仁寿，上好要典与你拉（扯）一个。”余极口称谢。联枝复来，连叫张洪字：“洪字，你这位朋友要把十个人与你捉去。”答曰：“是我的人（儿），要捉十个人，就是一百人，也是不抽的。”又谈笑一会，天色已晚，各自散去。

初五日，早炊，掌家火铺中正坐，命余侧坐。饮食正献，要讨来，遂以为常。饭后，传令船官，行尽，复令转

同。过桥，拦住报。都督在桥头之下与前二书生对奕，余偷目视之，二人并无谦逊之意，竟不知二人为何人也。初六日早，举号如前，将不尽之人驱至桥上，赶入河中。喊声将半，传各营听令。回云：“明日酉鼓造饭，五鼓起营，去破仁寿。”

初七日，早起，命我同行。余喜出望外，以为此番若得脱网，凡此所遇之人皆我大恩人也，当终身不忘。出西门，犹见里兵在社坛道旁排列队伍，哨兵。客有呼我者，余不应，掌家亦不知。行一程，坐落至此，县大营仅有三百马兵，不由正路，皆踰山越岭而跑，转眼不见。哨兵而行，至万家桥。过桥不远，有一块大萝卜地，萝卜甚粗，余同众让些解渴。只见上面塘沟不知何人刺喉一枪，杀一马兵倒地，其人犹未绝气，马匹什物俱在。刚一瞥，掌家大叫，将余说了几句。又走一程，已采管地矣。辘口米粮将齐，只见两令旗飞马自下而上，传令“走错了路，近资阳止有二十里。”遂朝左一转，走了几程，下营将晓，此不知是何地，歇后方知是霍阳铺。人静时，见四面围有千层，即不敢萌一妄念。是夜又叫听令，回云：“明日不住仁寿，地方出了土匪。今日所杀者，是土匪杀也。要则地方。”哨兵要十功，余问：“是要死功，是要活功？”答：“是鼻子。”

初八日早，起营。走一程，过河，余以为好人家必是仁寿地方，闻钟报响，方知是寺，我以为仁寿。及见对过有堰坝，细观之，猛然大悟，此猴奴寺也。两河双堰，慌忙扶去，恐掌家见大为不美，哨兵以为您大营头，哨兵

到此，若得回家，我祖父母、父母大有不测，反不知醉死之为愈也。又行过金家沟，闻众兵进寨，假作搜号之状，楼上楼下，看我何人姓金名仲朋之僧也。住别者晋州有名小女也，在吾寺社九人之中。余以数日欣欣而喜，掌家毫无所疑，竟无一人照管，余已起心。至前门一望，哨兵同众坐地食酒糟。往后门，寂无人声，惟疏林古木而已。余自从此上山，执此大刀，有兵以捉人为名，无兵竟可逃脱，较前在城大不恐惧，无奈心乱之人，始念是，转念非，哨兵久之。掌家大叫，余手起二杖，哨兵答以匡州有时用着，掌家点头。此等伎俩，非无故也。

又前行至魏家坝，采下营地，天色尚早，只有掌家、大旗与余三人而已。是时，微有日色，掌家枕余之膝，命余头上风雷。余思若与昨相同，此夜又难脱矣，金家沟又失一好机会，悔之莫及。有两人至，一名李君相，与余极善，其一忘之矣。云：“好两文猪，再有一人，是我们奉倒。”余问：“好恁么？”答以“不远。”余曰：“我同你们去拿来。”掌家云：“你莫去，你又拿不得甚东西。”君相云：“又不差东西，捉住猪，我二人牵回，他空手而行。”遂与俱去，猪果在，二人各捉其一。猪力大，皆摆脱，随追至其家。有藤般兵八人，共获其一，彼此相争。余从中劝断，哨兵来洗净，各得一边。此等兵除君相外，皆恶人，哨兵送去厨刀烧水，余放缓其时也。又与君相言，我得去看那文猪在否？彼应允。及去，猪犹在。假杖(杖)不见到，社萝卜一小块，盐一小包复回。故问：“何用？”答以萝卜和肉灌，盐

翰，肉味更美。被点头应之，此又非无故也。又言我受番
籍，彼亦不阻。

复上山，大起心矣。当时将逃未逃之际，景状千万，
以尽述。但其心足就有二、三寸高，两手紧按不住。见
如宿功将成，悄悄正织，潺潺之声可闻数步外。又闻丁
声，即尔免脱，飞驰一岗，下湾就藏熟地沟中。走时甚急，
宜走不宜藏。迟之多时，若相赶来，问：“你逃往何处？”
已知他不见我，故不甚惧。去不复来。待至天明，见
打粮兵由正路经过，只听前面狗咬甚急，恐打粮兵不
出身。待至天明，对路相候。高地尚有三、四丈高，等了
多时候惊怕。余自落难以来，无念不与鬼神相依，自
歌却：“我若得脱，必定拜谢此处土地之神。”方行，
落西山，方才出身。刚一跑奔，一惊怕，天色黑了，
天色黑了，毫无惧怕，只望月色起，看有人来，可问路否？

少顷，色微明，人声渐近，余下山候之。及至，古
者，他认得余。又有三人，是我高嘴沟人也。其人
被兵将家捉去，单逃支身。四人且契且问：“
可以行得否？”余应：“断黑归营，不许一人在外行动。”
一人哭而言曰：“大人看住郭去有一小孩子，
你主张，还要请你回去。”其词甚惨，遂许之。返至彼
处，与营地止隔一山，细看低呼，并无人影，止有包二
人亦拾了上山。一瞥，号火齐鸣，见此营地又是一种
拿念佛曰：“幸喜鬼神恩佑，脱此罗网，
下山由正路而回，行至王巴子山。乘月色正好走路，

四人俱聚道边，吾不知此饭怎么下咽喉？饭罢；又睡，
吾不知睡（醒）睡又如何到枕？恨不撞倒家见下落，舍
人别无路矣。余不能寐，连叫数次，皆野睡不醒。推至
半夜，大叫起身。又值天色甚黑，寸寸前进，至要家河
巴家明矣。余识路，全（舍）彼前走。过李家沟，业已上山，
还有许多人在家吵闹。余恐过后他们闻我在此过，不
信，难免见怪，只得下山。见煮了许多黑猪肉，是昨日
来的，彼所围者此耳。余别无一官，止说流贼随后即
来。闻者不信者曰：“翻身去矣，来此何为？”余曰：“
老营在州，不来何往？”众人亦信。遂命收拾下山，
少顷即在家被害矣。

过山见岳父、岳母，述泪也不一番，止河流贼就来；
快走！止问父母消息，答以“清古”，并不一字及难中事；
虽问亦不答。定至家，即有闻信来问者。余辞曰：“
我言即时有流贼即来。”至家，吾家尚有多人在家，
俱来问余，亦以前言语之。过门不入，即走至天台
山。和尚来问。傅东安者，年老脚曲（瘸），藏于山下
破窑中。闻余声，定要上来一会。余多方以止之，
不听，遂扶杖葡萄上山。将近前，只见两令旗
飞马已至小沟山岗矣。余之官累不爽矣。走至天
井坝上面，稍停。地方前辈老教师俱来问信，余欲
明言，婉词以对。下岭，徐徐而回。

至谢君立山后，突然一火冲天。又走了一沟，
又回至烧房处，大犹然，不知何人烧也。至川主
庙，有四、五人来。内有姓胡者，多言多事，用心
不藏，小人也。问余曰：“幸喜你相公回来，
只是你家傅崇还杀死天兵，将

晚谢晋波房子被累烧了。日后招安太平，我们自有话说。”余即抢白他几句，被觉失色，余心甚快。归至后林口，有以酒和肉。方一攘入口，下面大喊“兵来了！”反身飞跑。过凉水井河，上大山。天色墨黑，余与众言：“即流贼来，亦无如我何！”良久，不闻人声，只见将大楼挑起，众人即燃篝火。余不敢归，即往岳家去。岳翁云：“今日流贼来两番，皆岳家所杀之兵也。岳山叫喊，竟不见尸，回营去。”余问：“营在何处？”曰：“在河下。”又指更鼓之声以应。余即行川庄庙，岳家约有二十人在此，曰：“汝父今早上相传，即闻信矣。兵去，又下来走一距，不遇你，即往岳家去了。”闻此约信，心始稍安。是夜即闻避兵人行。

初十日天黎明，到山。此时避兵人尽多，寻人人亦多。此山喊，彼山叫，从何处寻来？余幸得一小和尚，年方十岁，其年虽小，十分跳跃，号放岳山喊叫，急急寻我父母，云在福泉寺。又找寻岳家，云在。十一日早起，亦如前，始得见我父母，此二世也。岳家在此，此际此情，真可官喻。岳家岳家岳家，人亦手眼。住了几日，传信移营，下土桥去了。又几日，岳家岳家岳家，对之大哭。岳家岳家，岳家岳家岳家岳家，又种岳家岳家岳家：将前寡妇尽杀，上成都去了，谓之岳家。其时约在二十五、六间，历数月只近两月，无一踪影，家身亦随如。即人烟虽损，亦觉如故。

丙戌，二十岁。

正月十六日，半夜时，闻后林口响响，这起问，皆大山人，亦有自山外来者，约数千人，云：“梅黑时，流贼突至杀人，不知后面。”速叫收拾流饭。天明，林口人尽走，只得饿饭而行。至鄂家沟山上，即传信“到内官寺了，将传某人房子挑起。”所传者家大人之字。此时，幸有此道人，他在山顶一呼，接逐相传，登（楼）时可聚数千。聚在东，聚在西，即走东。以此以金活者不可计数。是夜，聚聚每悔河。见香火连天，指（楼）不断，数十里之远，数十营之多，全无坐路。不敢少留，一饭即行，至老龙塔寺上。天明，我岳母、小姨俱被害，伤我，伤我（陆）就至宝华寺、岩峰山、袁溪场、王正溪，过河。又过老鹰山，至壮士庄、任家沟。任中潘先生年高，尚无恙。有族姑在林家为媳，随舅姑亦避在此。亦在此，相依住了二十餘日，贼退方回。

及至逃方，豁然一空，止见尸横遍野，河下不见一人。河中止有一两手俱裂者，流贼不杀，云：“大营去了好几日。前日又有四个骑马来，问我过大河之路，我指去了。”房屋尽烧，和尚尽杀，岳家众人即在寺内共居矣。

时近清明，我可下狱。因遍地俱是上好胡炭，家大人多方劝谕众人：“麦子不可长地，还要下狱才是。”答以“无牛种”，又劝以“我有牛种，虽少，且拿下狱，又作区处。”又答以“恐讨不得吃，连胡炭也怕吃不了。”明知是推情推诿，亦无如之何矣。余说思而感教之，今日之有子有孙者，皆

日之勤而耕者也。前日之懒而不耕者，无一迹(唯)类矣。故记之以惩戒。吾家种谷四五有余。是时，内种贾平门在陈沟种礼一大营，外种贾亦在河家地方，俱去讨礼(付)。王(王)同部在重庆督师，亦有求礼(付)者，此是寻无对也。于是处处皆官头，人人皆兵。余亦有礼，姑不论。

此等懒人，乘此机会每日寻人打枪刀、缝旗号，兼领兵农兵帽，红红绿绿，沿山斗技，以杀狗为能，间有连胡炭也收不完的。吾家虽缺缺，米粟尽多，人工尽多，何也？众人无秧，俱来应用，极易为力。米几告竣。秋成时，大有丰收。吾家因一告示，无斗石之恨，收割顺利亦如前。收完，各价渐渐昂贵，且无甚卖的。此等懒人，胡炭完了，已束手无策，偷卖田、卖房、卖妻而已，所值几何？折腾几日？真有不堪言者。这两、三月间，余就在楼上自相师友，朝夕读书。除近处外，因划值丈里家庄寻书，几座一险。

《五马先生纪年》卷上终

《五马先生纪年》卷下

简州傅迪吉石公抄

顺治丁亥，二十一岁。

雍正八月。始知顺治四年简州成都全没。简州亦全没。只是地方大荒，石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吾家向在嘉儿滩(滩)河上岸水灌田，灌谷两石。土窖中还有二十四五石，可值千金之外。种未下田，英(典)灌那铁鞭至。述夜将种撒在田内，天明即行。巫川主庙山坡，有新投岳命阿夫担推磨不行。吾家众人俱说：“此虫必是引典挖害，将来杀了，以除此患。”明知之，谁入下手？只得命之而去。少时，二人被获，见所负几升大米，将二人毙毙。抛一阵，挖一窖去，外人一敢不与。又一巫人来报。如是九次，九窖尽完，将二人毙死。

是日巫潭家山，吾下分有官得血瓶名者，灌些杀之教者。余读书时，曾有一函，其余不知，遂与同礼。次早，家大人失官，下分人研官，遂将大货钻牛一支牵在手巾，大路上堂，求究将立，有劫枪之状，若一路枪，家嗣尽在于此。

举家性命不保矣。幸得将主不允，反将众人说了许多话(强)话，彼亦无可奈何。随叫屠氏称银十两，与这班厚脸人买牛肉吃，遂消散。虽族人之不富田，亦余读书之力居多耳。

兵退，回家。谁知高家庵亦为盗，幸喜得免。吾一路犹有新牛九支，吾家有其八，此为被窃者。至家，寺为贼所烧，吾家人每况愈下，受逆气之苦，俱害疾病，不能起。更有某荣华者与其父、某侄，凡有酒店，三餐俱在吾家进野，约情地地方，不许为盗。一日，率十余人来在此塘，将牛四支赶去，又将半背半黄大表割了几捆，幸不杀人，就传官拜上，进移住天台寺。又遣人以官报，就不逮捕，以图报复，此又险一险也。路上亦有奇遇，不关关切，不书。

看谭家场，还有人家。上面有七八人，正在板上，时而张，时而张。明日，翻山至毛家场，见沟下有烟，令人讨火，正撞住杀人吃，将强盗锁(郭)来，引路至贾家场。有七、八人知前此强盗者，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将一少妇打醒，问：“你们何故杀人吃？”答曰：“我们有何本事杀得人！是公婆将死，去与申从天、申从文弟兄买来。”余问：“怎么买来？”答以“一两银五斤。”又问：“前有不吃人肉的去处？”答以“商家须有给牛种，有好庄稼。”余遂留住引路。至高家坝山上一僻，果她别是一天，田中撒秧，翠中，两河坝俱好葡萄，正将吐露。茄子、葫芦、萝卜多，尚未结实。

明日进城，寓府衙。见李府衙一告示：“有人拿获申从

天者，赏银一百两。”其时，南王正在嘉定，与杨侯府相持，人心亦有惊惧者。只是我，如面。我幸与府尊讨一大牌，请定地方，已感厚切。次日登拜，府尊云：“既院在简州，不便发。稍候(候)两期，既院就移尊，方发此牌。”洞有奇议，我们俱在此等候，所费盘缠甚多，不知单留一人，回去者各带银二两。余即被留在后，竟不知此时何其心之糊涂也，想不到一人怎么过得申从天之路？将他们所那之银收了，一饭而别。临行时，我请叔高携为委字者黯然改曰：“大哥，我们来时令尊谆谆托我，教我看照于你，今我们都回，你何言以对令尊？不如你回，我在此，我还老练也。”余唯唯应诺，之恨，又亲自二两一并交与，即行。谁知竟不归矣，仍做，害哉！吾叔之代余而死也。

臣至五道庙那家营。有人走来云：“南王兵与杨侯府一战，大败，大营由正路径走，并不入人家，步兵皆川北人，将我地方不分昼夜搜寻，将人吊毙，有粮即放，无粮烧死。地方人偶走至大山来了，你们可以不加。”我姊丈云：“我们人亲，必在我二姑夫家。”于是不由正路穿老林，翻山(谭)家场大山，无人来，明日登山探信而回。幸喜与李完美一路，他家也有牛一支，云：“那家有放牧，知此有牛，连来两夜不获。其粮止有大粟米两袋，不过一斗，吾在每朝负一袋往后林去矣。”可怜正妻一日无粮，父子不亲。

次日，同姊丈至刘家沟，因春官不多之粮，取之以救急用。过塘靴子转影玉峰犹得叫唤，竟病死。走累无计，遂

夜夜走孟家山。幸喜我地方人俱在那里，云：“无粮，乃入杀牛，买牛肉和野物家之。”却无盐。家大人犹有升合之麦米存之以救余者，以一把当盐。兵去，又鼠。鼠鼠于野，乘牛，逐鼠数次。

归家，其容尽挖，止有数粟一大坨，掘之已烂其半，吾家外又有一家四人，将米大家一碾吃了，毫无所望。所望者，粟子出齐，好而且多，略采食之，反草之不若。得采野物，无物可采，盖地骨皮一物而已。能食几何？止得粥糜以待，始知饥饿之惨也。至于刀兵，又经数日，将所存大牛一条，刘仙宇亦有一条，同赴至舅家。及至，余兵尚未尽。次日，约人。又一日，杀牛。此时下面还好，人就齐集，将牛肉卖完。又放新谷两石，又留几十斤牛肉面。都有两人引一兵面，买肉人多，不能得云，故尔保全而回。

日复一日，粟子将熟矣。又喜地方不乱，不乱者不敢乱也。是岁，自正月来，近仁寿地方人尽为盗，人尽食人，前时左右，无不皆然。有郑、刘二公者，起而正之，食人肉者杀，窃盗者尽杀。虽不能无过，于地方以为厚之魁，吾以为功之督也。又仁寿夏文才、吴近金二公老，杂于众多食人之中，虽不能禁止，亦不与舍污，二年同始终如一。此诚狂霸（割）之壤（姑）柱，不可不表扬，以彰善类。吾家遂将此果随敲随打，随敲随打，收矣。

自唐王去后，无官无兵。家有起兵勇，贵阳县人，县有油王和武。地方官头国所主，俱乐从。于是立武官、中尉、镇守等职。大张声势过河东，始知是奉明朝永历正朔。

前二年有弘光、隆武。不久，起回，随带许多人去，勇兵与俱。谁知都伏奔是西北河套大墟崖也，两道难民至，所费有百万两之粮、百万石之粟，毫不吝惜。随至随给，不独种子淘金者多矣。吾虽不能沐其惠，况闻其风，忍见其为人。

是年，想于无颗粒之获，就播种二、四斗。一日，地方人相约，仁寿鸭子池、石板河、白土镇等地方人相约了，隔出米豆尽多，有卖米回者，每人每日可有一、二斗之获。因而男妇有千五百余人，高抬旗号，蔚然一营头也。余父子与俱。到彼，果然遍野皆有。即有打获二、三斗者。余一粒不能，家大人有三、四升，是余背囊。渐天色已晚，就宿一大海，不知是何地名，非竹林夹道，必是有人者，亦不畏俱。次早黎明，余过岳，闻轰轰声，人云“冲营”。急走，过了一长河。有一狭小河沟拦路，余为穿红者所误。连呼弓弦响，及视之，有弓无箭。及定脱，家大人并无入见。急走过一长岭，远远望见其行，若有所伤。飞跑近前，问之无伤。又问何以在否？云：“想渡过河，无人来渡。及过河，水深衣湿，不能走，就藏于马桑林中。随后有十七、八人来搜，五人持枪来刺，内有穿红的将书，叫不要杀，叫起来即问：‘你的儿子在此否？’我见我走了，誓以在家未来。又问：‘熟酒杀了，若在，我请来，你父子即回而去。’我又答应来。遂说：‘你回去看有人否，你说是穿红的将书放我回。’这位将书只是问你，想是深知你的者，你在白土镇管上有相知否？”余相忌并无。此番有二千余人，走脱不过数十人，所存剩少妇二人，是彼所留以为配者，其余不存一人。此公

于枪头之下活我家大人，竟不知何修而至此也。其语问有李梓桓之名，又闻家大人被放，以为风马牛不相及，不信。

五朔年八月内，至彭家湾。有八人抬刀俱齐，进门相携。坐定，附窗低首，常将目觑余，余吃一惊。遂云：“傅相公你认得我否？”余应之曰：“不认得。”又云：“傅相公梓桓，放令尊傅大爷即是我。”余闻之，双膝跪下，傅相公亦跪扶起。试问即问：“李公尊人？”何以知我父子而跪大恩也？”公云：“我也不知，是我家兄李华祖来沃汉寺赶场，与你相公买谷种，家兄相让，认得令尊。对我说，我放放回。”时华祖亦在座，不多言。余细思，就觉伊所买不多，脐止不过一升，受钱小惠，恨以大德，屏滴水而泉，二公有之矣。余又问：“来此贵干？”答以买盐。遂至刻家沟家下。此时无酒无肴，惟有新糊糯米饭而已，亦酒粥少。此日二公买盐数十斤，家大人亦买盐二十斤，不甚贵。其后相会，极其亲厚，年说一年，特恨其来竟放报耳。此恩此德，置之不问，是余之大过也。倘若二公皆有后，余亦宽后，几我子、我孙有可以图报者，访二公之后，为我报之，是亦寡余之过也。

戊子，二十二岁。

其年更荒，米价更贵，一升值银三两，河东就是六两。仍是锄耕，以人代牛，下种四、五斗，如麦黄，尽为鸭子所食。我父子住河东搬运，其麦于易得，难运耳。仍是锄耕。

栽秧完，突又遭荒，贫贱自河中来。其就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三五成群，全杀人以为食。闻言，此借之粮较百倍于前矣！余不忍言，与有记数。贼亦不久遁去。无粮很向！凡我周围者刘仁宇一人外，家无碗米之遗。余寄米一袋，取米不能自食，每家送以一升，全凭野粟度日。久之各散，非各家富有，又得生矣。吾家约有四、五斛之获，此耕种之力也。

是时皆有青黄之课，且不吝借将来大灾，又整米过河，换放衣，卖银两。未几，虎狼又很（狠）。十月内，率家游行，过了大山，又过大河，乍然跳出鬼门关也。至湘江望家山，闻鸡鸣声，不覺欢欣之怀豁然顿开。至寺安顿，见两街俱列酒肆，又闻呱呱之声。余忍昔有见野人以为猛兽，此境更当何如也。次日，拜参讲文，请至李家营，呈献（哄哄），哄无旷士，以为乐舞也。遂移家履踏之。随至火井，谁知渐入佳境。其他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穿紫，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且歌乐喧天，酒后欢呼之声闻于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凿之声相闻不绝。自太平以至今日，未尝有也。常思常议吾地与此相隔不过数日之程，乍然天堂地狱之别，特恨其相遇之晚也。此幸其既得相遇，断无一粒命患矣。所修布一升要银八两，川北长坂布卖银十两，放衣看好牙，铁尖卖完，余幸猪一只，羊二只回湘江。岁云暮矣。

己丑，二十三岁。

在此开荒。

野。他们一窝一窝地，像羊群一般，在田里吃草。这些羊，有的黑，有的白，有的花，有的小，有的大。它们吃草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发出“咩咩”的叫声。我站在田边，看着它们，心里想：这些羊，一定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吧？

第二天，我又去田里。我发现，那些羊已经不见了。田里只剩下一些干草和泥土。我走到田边，看到一些脚印。这些脚印，一定是那些羊留下来的。我顺着脚印，走到田的另一边。在那里，我看到一个洞口。洞口很小，但是很深。我走过去，看了看洞里。洞里很黑，但是有一股臭味。我吓了一跳，赶紧跑了回来。

第二天，我去田里，发现那些羊已经不见了。田里只剩下一些干草和泥土。我走到田边，看到一些脚印。这些脚印，一定是那些羊留下来的。我顺着脚印，走到田的另一边。在那里，我看到一个洞口。洞口很小，但是很深。我走过去，看了看洞里。洞里很黑，但是有一股臭味。我吓了一跳，赶紧跑了回来。

山嶽真伯器，两行并写，止让王一字，对平西而书。见四山未见平西。又遣时，回筒省察，赴滇而还。江南人，补行辛卯科考，余得入学，谒庙即回。未久，上州谒州尊。州尊姓朱，南京徽州府歙县人，余夹于几十七世孙也，历代皆有诤身。又有文丞相字，吾武穆字。公忠事无以复加，何能爱此乱世。回至中途，即有人传：“你相公出西门不过二、三里，就即走过河东去了。”问其故，云：“南府回云南整顿兵马来，做生力兵也。岡山在叙府，平西在犍为，遂一战，大败而走。竟平西并不由成都，你大山定北水江去了，成都各衙门尽皆走了。”是时，保宁正在科场，出头场走了一半，二场又走一半，抚院飞马四路赶回，亦不多。终场一百五十名，中式八十四名，不完者亦与。抚院李，善用兵，遣差官请王子四山回保宁，以安众心，不然保宁亦不保矣。

其后，南府径逼至城下，围如铁桶，仍将三路切断，此无谋者所为也。一日攻城，城中开门迎敌，南兵大败，除阵亡外，投河溺水者不知其数。南府奔回，竟走云南去了。清朝置成都于不问。南府陆侯有少营头驻扎上南地方，亦不敢至成都，但各州县安官以为耳目。

癸巳，二十七岁。

自眉州搬家回简州。余同大足店家安大人回简州。是年，又举文文田，亦喜叔归州举乡公。次日即至高塘沟，一饭即行，拍丈两亩。下东陶庙，余

亦随往。公云：“我在此作官，叫你皆来上物，不惟你某体面，连我也某体面。”并不用呈而自免。且余在万家均种田几亩，又在舅氏我田两三块，每处一根签子插上，就耕种三、四十亩，被人又为之不忿。在眉州止有一亩，在简又那一亩矣。积与大局，余负性不为少屈，又平〔宪〕首公断，彼此相劝。与二、三兄同行，一以读书，一以息忿。

甲午，二十八岁。

三月，家大人暴疾之辰，复回。

是年，云南开科，文不到，不知也。

生一子，不育。

乙未，二十九岁。

生俩。

丙申，三十岁。

陈宗师来嘉定考试。简州州尊姓陈名远亭，云南人，是一愚执软套、毫不省事的老头也。楚人迹信。及至，被云：“卷子秀才，怎么算得？”搬了许多口舌，仍将查生起送转府。府尊叶律生，福建人，虽语言不清，却识得文字。领卷后，余即禀，被答：“待看文字。”题：“譬如北辰。”又云：“天气草，止用一篇。”及交卷，将段年又深为赞赏，密置密点，取一等一名；余密点稍覆，取二等一名，传礼房叙入

出员册内。又偕行下州，遵依流册，踰大无色。下嘉定，及
开船去矣。我同事八人，向守西道吴县呈控莅会
学道。各准三等，俟明年县考童生准入。回家数月，有文
到，果如其言。

丁酉，三十一岁。

张东泽字一甲，云南广辰进士，是京院代举
道。是时嘉定所属地方全盛，迎接东泽，皆头
巾、蓝衫、绿子、皂靴，俨然复见汉官之威仪。
俄而无色，余已知其不久于人世矣。考期“君子爱位其
而行，学问之道无他”二句。余考二等一名，无一等，俱在三
等。发卷出外覆阅，批“笔机亦阔”，窃幸以为正副元、白
矣。此有所为而言，非恣量之不广也。

甥刘子典甫入学，归家，人人来贺，俨然一登高第者。
将赴场，又求写公帖文，以为二等止应补。但笥中遍地又
无一等，乞属补，以广声教。果得[译]准补。在行时，地
方难以盘费，络绎不绝，就有延至二十三日程者。弟
行，一语如行，如彼。今日之行，又如此。人情
好名，大抵然也。偶得侥幸一等，不知又当何如。至嘉定，
未至中道，而东泽果作古也。东泽罕
此。

是年，生长女麻。

戊戌，三十二岁。

无事。

己亥，三十三岁。

生长女孟育。

打姑(?)杨将高招讨蜀出复方，老母，家
眷被获，人民尽被发卖。余亦推州一行，回。外甥等无郎，
其母率子又去，在寄社九人中惟吾二人逃出。俱与，互革。
是年为水所没，南俄！只得在家设教，竟有教学相长之益。

庚子，三十四岁。

宗阿宗译改本，李受海，山西人，癸
未科进士。在保宁科考，余被补军卷批见，俱不准，即不取
出。宗又中一。题，“民德之失，”又批，“飘逸
之气，”宗又之词，宗生为之。又有“器器而种不种”二
句语。宗阿宗译改本，三篇事，知其无望，即回。

辛丑，三十五岁。

宗阿宗译改本，李受海，山西人，癸
未科进士。在保宁科考，余被补军卷批见，俱不准，即不取
出。宗又中一。题，“民德之失，”又批，“飘逸
之气，”宗又之词，宗生为之。又有“器器而种不种”二
句语。宗阿宗译改本，三篇事，知其无望，即回。

是岁，傅子聚岩入学。

康熙壬寅，三十六岁。

在大足店设教。张宗祥光祖，河南人，孟庚子主考。来考，各字都齐集，即有科岁并考之行，主考官即傅宗祥。此番科考，各回。

癸卯，三十七岁。

生罪。

又赴保宁，此番教育安全者，自以为不及，又餐罢去空厨，梵无色。

甲辰，三十八岁。

变八股为策论，〔在歙赋变改三场为两场，岁贡停了〕时据傅督师与我方子颇知此格，人遂以为宗。每月与二、三同人，并及门作社。凡余文字，俱送州尊王公请教。公沛孙廑，字亮伯，陕西西安府临潼县举人。族弟二，一举人，一进士；族弟二，举人；侄十八岁，丙午又中。皆受业于公之门。公长于此道，生平撰札词，前任广西临川县入闈，今科又复入闈。凡余文字，皆务甚佳，和法平醇，随批、随发出，道理、文辞、法度，皆臻其妙。且逢人说话，皆以大家口气，字字皆自肺腑，皆不全，以为必借，余亦敬服。

乙巳，三十九岁。

科岁并考。始知张宗祥是真正圣人。张宗祥是傅超圣人，一情不测（测），一说不死，一时识有英骨。李道冠是旗下圣人之名。考期：“程之斯来”，策一，余列三等四名，余不怪科岁，窃不自服，及阅卷，见论策之下，加批四句：“一类开口填题，方为信乎，此亦披此之通套也。正冲其弊。”即在众人中重口称赞曰：“吾师子，得得（得）余佩服终身矣。”言词甚密，极其周详，立法极其严密，其知上下之扶制何。刘子长龄，傅子之俊入学。

丙午，四十岁。

一日，家大人问：“尔策论何如？”答曰：“几要中，就在策论，除此则不能中矣。凡所著者，《易经》四篇耳，今止有其一，易为力。又以五策为头场，更易为力。”家大人即以为然。临行，必欲与俱，再三辞之，不能。头场五策，翻到手，一览阴器，毫无波澜。做完看完，尽有余闲工夫，对了又对，读了又读，无甚疲弊，自幸而出。二场做点题目，江宁少一抬头。余有坊刻三本，皆是二抬头，速取执以对策等讲，对策亦不疑，就有责备受考官之言。携余见家拜，宗师不能决，亦同去见监临。公案上取来的一本展视，当宁是一抬头。对策将来与余看，方知坊刻之误人多矣。歌歌而至。余恐不得吾父之欢心，无人处唯唯相报。家大人不以介意，反为劝解曰：“中不中有何害？秀才二事依然在。”是日，早夜而卧。



《世宗本纪》云：“更内苑为云：‘所宜制也。’”即指此而言。《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

《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

行。是谓其制亦不独礼。其于明朝规矩犹有在也。其于明朝规矩犹有在也。其于明朝规矩犹有在也。

辛亥，四十五岁。

张宗拜科岁并考。梅入学。吴子固整入梅作不。又往蒙(蒙)征取讨盘费。

《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

《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

《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五《文苑》：”

甲子，五十八岁。

郭先君。

及门者渐繁，文场又中段东溪。晋州自有明天启辛酉散
庄坏事以来，连累六科，至崇禎壬午，始中王延楨一人，决
科甚难。今幸得公到任，一心以修文庙为事，卜地兴工。公
知晋州粮粮有限，随同诸生往成都募化，公为之兜囊，请在
特疏建之，未有不能施者。凡州中一应词讼，与公所应得者，
不拘多寡，尽发高中支用，约有二百余金。正殿造告城，充
故修福屋款门，启圣宫、两庑、明伦堂。随以丁艰去，公恸
悼不已。公去，文武述发还人，公之功不真。公闻之，心亦
慰矣。原有贲父母墓而行之，公之风又为之不坠。且公与余
相善，平日言及本经《春秋》，余折节慕(慕)求，官晋州缺
缺此经，乞传在此。公传东溪，溪即晋。东溪传晋，晋亦
晋。此又公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乙丑，五十九岁。

江宗郊科考，棋、舜、万子曰俊俱入学。宗郊随丁艰
去。

丙寅，六十岁。

四邻与本家曾因田地小忿，群起而攻，余自反留宿，毫
不惧，亦不少却。余每思自为人以来，从无薄待别人之意，
胡然而至此？惟以三自反自文一章，书于座右以自慰。如是
者三年。

丁卯，六十一岁。

国中译译考，场中即考，一等一名补廪。

戊辰，六十二岁。

晋、陈二家的有童子六、七人来，接上太子庵。叔为避
人计，余欣然从之。

己巳，六十三岁。

龙云寺李东君来，慧童到。贯亮齐放，且远方附瓦，
常有柳句以慰所怀，惜无人记。

庚午，六十四岁。

在龙云寺。霖庵掌一第，虽出望外，实在望中。去岁王
公到任，公讳霖，字孝善，陕西西安府蒲城县进士。下车观
风，拉霖与苏子开俊、段子恒贞(恒贞，一作贞恒)为趣等，
许以必中。是年，升北直顺天府治中。八月始放榜，二日高
捷，至魏城驿，闻信，喜而不寐，即修书与余，命霖必来
京会试，欲以选大期之也。霖到京，接至晋中，三月分文未
费。同时，又贖以盘费。后升江西督学去，又蒙革职。此恩
此德，不知何日得报。

辛未，六十五岁。

在龙云寺。王宗郊携家来岁考，霖弟炳文入学，陈子燕
官、晏子京俱入学。

壬申，六十六岁。

在龙云寺。

癸酉，六十七岁。

仍在龙云寺。

甲戌，六十八岁。

在龙云寺。曾察拜谒王孙岁考，余送考互州，右膝下生一大疮，因速回。请医调治，既尔五月，几乎有死无生矣。稍痊，仅存皮骨，勉强不能复旧。幸幸于士英、陈于殿元、熊子思圣、胡子应试俱入学。腊月还家。

乙亥，六十九岁。

在衣。旧门人武负笈远来，始强为训。八月，科中潘梓坤，余就至成都。三月，虽不如前，还始动履。又入胡子定国、仁寿冯子金声、华阳李子联。

回家，腊月又染一寒，昏床两三期，渐见衰弱。

丙子，七十岁。

又染一寒，添了咳嗽，因动不安，饮食渐减，代体渐短，感怕人世不久。余思凡人五十不称疾(夭)，今已七十，夫复何恨？但所遇非常之难，即如前年(己)之人，对国死不恤之志，故不得不烦琐，且上封翁后，后之人有可为法者法之，有可为戒者戒之，庶几冀新岁余为家云。

前辈祖人之书，另有记载。

以上七十年，年年不健，字字皆真。常见《苏东坡先生纪年》后人代序，是以官证年，而后世信之。余自序，是以事证年，而余意自信。但言词鄙陋，不敢修饰一字者，总欲示其真也。至于斯道，余自六、七岁时，即不与群儿伍，每遇读书时，心中隐隐喜爱，非谓其我异日欲知是也。及长，好善之心出于自然，恨少伏案之功耳。至此，吾家自始至迁蜀十有三世矣。明朝壬子年中一副榜，贾生自余而开，举人自器而开，虽不能大成，亦可谓之小成云尔。后之善继善述者，横其增而更张之可也。

〔韵有十四篇，旧本以(己)为鼠坏，不可复识，故未抄入。止从丁丑年抄起云。〕

〔道光二年十一月晦日，元孙铸坤(汝铸诗，举人器曾孙，拔士辉文孙、岁贾端适子，铸诗，邑庠生)抄于贾家梅之存家梅。〕

封面设计：任晓灵

圣教人川记 吉冰东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益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75插页1字数67千
1981年4月第一版 198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00册

书号：13118·63 定价：0.49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1068711

上海图书馆藏书